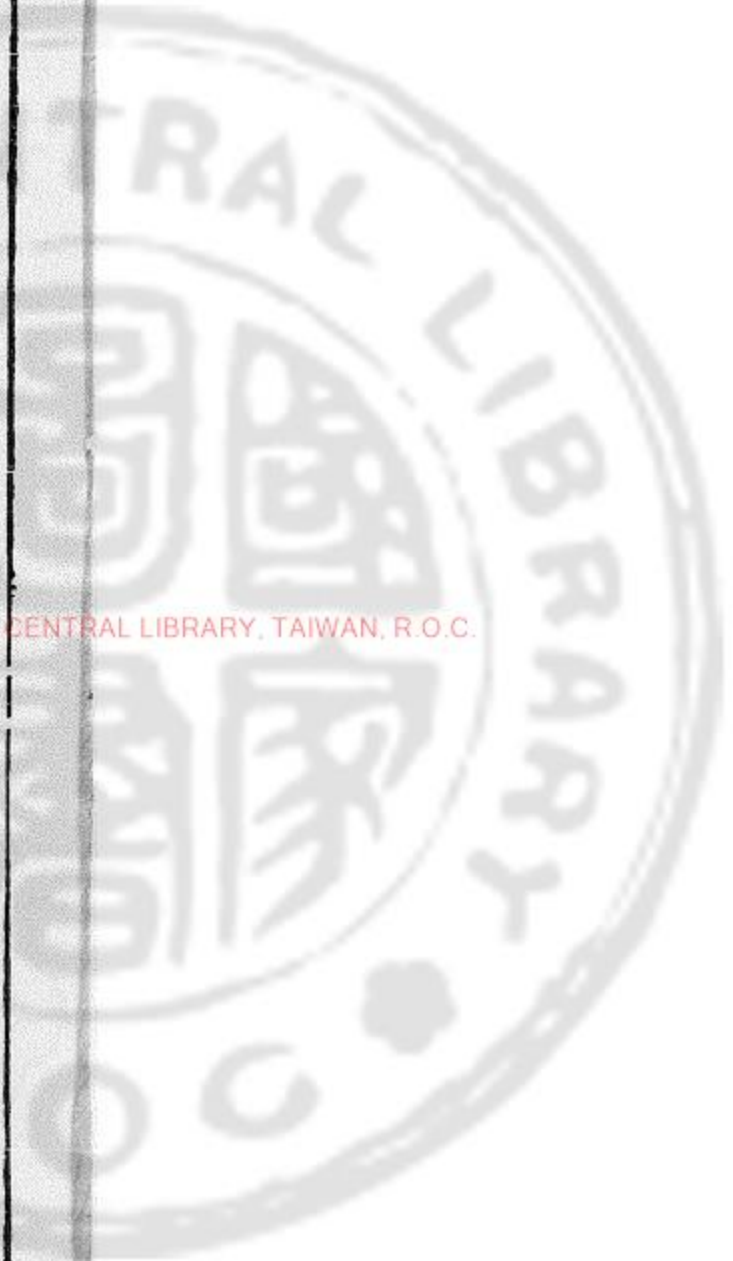


重刻霍林玉露小引

不佞髫年侍王父彭澤公嘗  
見手一編曰霍林玉露也者不  
佞因得而字目焉其奇最  
麗非不忍舍去時且以改經





生言亟不交睫又若而年矣  
家弟天瑞翩翩慕古尤工聲  
律嘗訂玉屑韻語諸編以為  
諸場旗鼓復里味乎斯編也  
親校讎其亥豕將授之剞劂

而問言于不佞不佞觀之詞翰  
家奚翅塚壁無遺藏即梵  
音鬼狀俚語淫章穢：出而  
笑之亦矣斐韻蛙鳴都半鼓  
吹矧奇花麗卉獨缺然也乎



於人其書具在即分錦碎綺  
合麝和芸色之必有炫其華  
而襲其香者且其彈射交傳  
地箴銘是亘永其傳矣照廬  
陵兩財多宗多家弟沒彙探

已所嘗見聞以補廬陵之不  
逮而勉之曰補以茲行於世  
苦心哉々々不佞嘉家弟之  
嗜古而因動手澤之感也乃  
呼毛穎氏而為之引其端



萬曆辛丑中秋越人謝偉

詩

國學

書目

鶴林玉露目錄

第一卷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栲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沮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葬

臨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易本

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尹少稷

陳湯論

飛吟亭詩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襖

堂食

第二卷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蘄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貢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回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藩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第三卷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瓶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墓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繁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奉使見留

玉牒

心思

謝肉牒

第四卷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中興講和

志士死饑寒

儒門罪人

氣之先見

山靜日長

日本國僧

杜陵論孔明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張子房

誠齋夫人

籠東

范石湖使址

常調官

官省錢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第五卷

讀書

薦呂臣

蘊黃遷謫

張林語

阿附

猶犬

南中巖洞

傅公謀詞

冬狩行

舉事輕捷

周文陸詩

范雲

置青櫃

慈湖詩

楊存中逐吏



淵明詠雪

不忘山林

不知心

陸氏義門

誠齋謁紫巖

前輩勤學

仕宦歸故鄉

鐵拄杖

蘓黃遺文

大承氣湯

魯隱公攝

子弟為幹官

箕子

農圃漁樵

柳詩

進青魚

第六卷

花卿歌

杜棟詩

瞎牛詩

得窮鬼力

方寸地

山居上梁文

除自損道心

士修於家

用兵言地

允揚雅謔

韓平原

詩不拘韻

莽大夫

李杜

交情在態

了翁孫女

聽讒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郎當曲

劉錡贈官制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宮詩

繪事

心脉

吾翁若翁



第七卷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始婦喻

誅曦昭

古人稱字

靜重

問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貴簡

閒居交游

廢心用形

六字成犬

釋豉

第八卷

紅友

韓平原容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援引

存問逐客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翰苑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婦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第九卷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柁錦柳綿

村莊鷄犬

謝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在官吏

軍輔久任

東坡書畫

饒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无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夜績

世事翻覆

二蘇

大筭數

論菜

第十卷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詩



題貧樂圖

行

雍公薦士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塩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兒

第十一卷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殺核對荅

初筮謁郡

柔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决

臣誦主愚

針灸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經

一縣八意

大人



池鷗

狐裘障泥

第十二卷

兄弟偕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兩晴詩

善師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獅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温母兄

詩文反句

達賢錄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晚字

付與天地

第十三卷

慶元侍講

九日詩

制詞失體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范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蘇白

牙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姦富

貨色

第十四卷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雁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虜

誠齋退休

紹興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劉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嬾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廉

西湖長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蝶粉蜂黃

戒色

小官對移

第十五卷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鳥林

目錄

七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濂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讀書

松石

取守

石牛

龜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蘇

使虜辭樂

士卒畏愛

呂憲卿表

儂羅

第十六卷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廉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髯賦

留後門

十銘

詩用字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諫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賀和戎表

補遺

第十七卷

魏照人師

士大夫讀書

為學

仲車重德

張率楊五

華嚴解辨

平父遠佞

晦堂論無隱

白石辨

科名不足恃

呈身識面

馮御史

三諫

胡侍御

忌才

自立

備官耽筆

王翰阿諛

高爽荅書

矯詐

無忿嫉於頑

一日當千載

少閒人

饒着退步

王繼津穆文熙

魏吏部高風

玄武湖

貴可使賤

何粲直亮

江陵鬻權

譚啓肆貪

楊文公不入黨

經筵日講

無口齷

機警

張公虛名

優禮辭臣

優孟歌

甬川厚弟

利中奇禍

第十八卷



異才難得

君子有三惜

節婦詩

富貴驕人之誚

謙受益

老景

智囊

慈不掌兵

盛極者立見衰

須留一寸地

三字符

禪說可治心疾

毋為身後計

躁妄失言之戒

三不職

因言可以知人

司馬溫公像贊

中貴有才術

嘲失職

倭國風景詩

削髮除煩惱

漢高祖多飲二爵

昭君曲

趙與黑事元

或子

能孝者能忠

文武豈有種

吊朱張詩

釣臺詩

指天畫地

勞心勞力

通家

天嗔塔詩

鄉里輕重愛惡

所見不逮所聞

紀信詩

俗語相反

君子小人為學

韓魏公憂民

出韻不停思

王葆敢言

陽虎曹操之言

本朝不立宰相

第十九卷

為將三忘

入保不戰

和戰無定議

選將相貌

公相媪相

著女論語



暮夜辭幸

首革中書

奏革官妓

椀木漫莖

天子節儉

非其所藏

賈相打量

戲燈籠錦

香炬錦茵

兵不可廢

長生軍

上稱好官

滑稽而諫

不可廢刑

百金求履

殺二賢士

九齡先覺

總轄

網巾

警戒諛說

父母尊嚴

父母不賢而子則賢

子死不憂

積財必破

父兄賢而子弟不賢

妻戒驕矜

婢承恩封

忠臣二女

惠足以感人

民牧之喻

諱疾忌醫

戒無益之禱

求名不如遠害

磨甍堅

警矯名干譽

多營謀不如耕守

盛極者衰之地

求仁而得仁斯為君子

自修其身

貪必受害

即古以鑑今

可否貴乎得宜

十病當去

利者禍之胎

第二十卷

百揆

格君心

大臣擅權

賭集翠裘

一言撤西殿

時學時文時官



兒子豈敢有鬚 廉直

德福

史官不輕 黃袍求善書

譙黜

面折二張 無書至京

官邪賂彰

監司濫惡 討錢名目

守宰數易

一錢太守 醫國

奇士能脫

美物難致賢人難達

詐高有才

盡是面諛 三空之危

秦有十失

不懼可畏 顏相公無權

不可相侵

寫書風流 不接異色人

樹人

謝失舉 効藥主

上山見虎

已不能定而以人言 蛇虎為害

收用豪傑 經羅豪傑 辭邑

七十被召 貴全大義 賢於竊位

佐五知堂 不能忘國 致仕不起

隱說 窮約無求 山居甚樂

第二十一卷

君子不更名 天下無全美 小智不能保身

解禪偈 感事寓言 觀人有九德



聽言可以知人

士窮見節義

盡其在我

銜露之戒

寸難

言當中節

嗜利必至害

回此良心

儉約可以延年

飲食當節

受用當省

大材晚成

知苦可以立身

孝即是學

自銜必受其殃

用人不可不審

君子無常師

知足之論

丐論

知命之論

姚崇口訣

儉說

銅臭甚于毳褐

利害之分

鄙夫惜死

嘲沙門

學者當有守

自警銘

詩諫

第二十二卷

箕仙詩

穢冢

膽大如斗

九字梅花歌

四皓子陵

長相思詞

嘲兄弟析居詞

海紅花

入耳賦

姊妹異操

四時行樂詞

父忌辭燕

座右銘

自警箴

李常抵荆公

君子貴知機

學書之難

惡佞受佞

款段逐驥

善忘人

訓子格言



文章閔世變

温公存心

詠儀秦相如

唐高宗不能用賢

西湖詩

帝昭烈之賢

雜種

甯鼻

刮腸洗胃

脛大于股

貴賤定分

習俗所移

黃堂

不用隸卒勾攝

仰字

耳邊風

詩有規戒

不為冥冥墮行

無美不知惡

逆取順守

第二十三卷

裴叔則讓居

龍津婦論嫡庶

李審諸母

陳子仲妻

令狐附姓

問民疾苦

布被瓦器

先輩憂喜

黃牛詞

詩瘦

視肉撮囊

賣文為活

作文溢美

儒人師

不妄交

脫幘投地

聖漢左癖

崔瞻父子

修史之失

初月詩

油花卜

神會當禁

霜天曉角詞

踏歌詞

詩用坐字

秦媼母訓

成兄弟名

辨尊孟

班馬定論

王維逸句



梅花詩

定襄伯能詩

杜詩點字

廣西盆境

舒公異徵

金盃辨

韋蘓州詩

趙風子

陵峯採藥詩

託譏世情

王浚論神在

第二十四卷

清介

實體之學

諫得天祐

土木奇節

老僧祝庶

謝母脫簪珥

登太山詩

登峩眉山詩

始終不易所守

將昌大者必有所遺

貴以賤為本

律身大要

務本逐末則寡過 易地不如遷善

謹言慎行

言為百行之首 毋忘其本

知止不殆

巧不如拙

小大不兼該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

智者亦有壽

臨患當警

自足三樂

度量當審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王者貴天

禮義生于富足

學可以益才

昧行不如炳燭

安貧之難

不驕為有功

德出而福反

大絃急者小絃絕不可無操守

善達生



儉為萬化之柄 會不如命

巧者拙之役

君子貴知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  
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  
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征三年赤烏凡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  
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  
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  
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  
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  
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  
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  
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  
知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  
二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  
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  
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羞管弄晴夏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江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  
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峽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橫觀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  
卒為金主送死之媒不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  
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  
念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  
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  
落謂初矣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  
香以擾為馴以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  
萌

###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  
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  
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  
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  
棧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  
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  
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  
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  
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  
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  
有香茶與卿父為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  
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于魏公至有  
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 病梅詩

杜陵病梅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壤志良工古昔  
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  
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  
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  
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  
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  
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頽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



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尚未是  
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  
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  
古來少司徒清川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  
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子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鬢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  
良蓋幸其所以支撐在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  
八哀之詩既一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  
有其人此病一作則枵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

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  
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者  
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  
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  
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  
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  
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  
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  
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



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  
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  
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  
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  
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  
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  
汝者多矣

###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關而止過關復  
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  
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  
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  
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



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  
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  
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  
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  
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  
大有後在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  
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  
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  
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  
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靈公以有為子路  
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冥  
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  
言固宜識伯玉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  
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  
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



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  
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盡事總無據佳人命薄  
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  
意休記綠窓眉嬾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  
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  
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  
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  
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  
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  
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  
奴面鉄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  
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圍水天杜  
鵲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  
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也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  
角鳥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嚙蓋模擬少  
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  
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  
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毋食之則熏  
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  
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  
頓解三曰饑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  
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饑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  
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  
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  
不洩氣藥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  
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  
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  
為啼哭即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  
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於富平我  
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  
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



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  
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懲其事幾於自  
壞萬里長城至於誰其端旗愈為拙謀徒足以召敵  
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  
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  
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煮簣食蝨蟻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  
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  
雞豚出二埤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  
霄而條鋤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  
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濶流蕩者失其本心開濶  
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  
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醢音醫  
醫音醢七菹蕒菁茆葵芹苴筍六獸鹿麋熊麇野豕兔  
六禽鴈鶉鷓鴣鳩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在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棋  
工曰官人日日来者必是高了願求教一局象山曰  
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  
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何圖數也遂往與棋工

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  
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然反饒得某二先天下  
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暇過人如此其子弟每  
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  
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  
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  
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恣以天下儉



其親此殆文帝之預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繇然者何今在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箦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之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中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可益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



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草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紗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上文杜明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庸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額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江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



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徙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否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世亦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事階而升不敢



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敬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丘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王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廷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  
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  
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



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  
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子產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  
及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  
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  
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  
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  
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  
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  
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璫有耳之  
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  
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  
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  
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  
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  
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



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  
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  
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  
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  
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  
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  
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  
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  
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  
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辨之愈激  
此則歐陽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  
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  
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  
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  
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  
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辨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  
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  
公莫然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  
染牙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為尊  
錦幟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稔章告身皆制綾  
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  
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  
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  
而錦幟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  
品之極也官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為軸

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幟首純紅而繪如瑠玉  
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  
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如其三者  
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  
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  
其上四等明者遵不敢通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  
之按式名曰帔鍔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  
白金耳侍從廢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  
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



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  
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癘民病衆皆唯唯余  
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  
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庠痾疾痛舉切吾身施  
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  
喜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  
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  
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  
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

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西迄不敢害朝  
廷為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  
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決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  
毋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  
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頃吏已逝矣其精爽  
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於世皆其歷任判斷之  
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  
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  
一紙畀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



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其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  
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  
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諛風可羞長官  
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  
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  
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  
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  
關係却大

###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  
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鱖魚揚州之鱣胥陸德明音釋  
云鱣鱣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美羊腔

###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  
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  
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  
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所逗  
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



多殺為能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  
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  
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  
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  
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  
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  
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

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媿唐人花間集蓋得  
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  
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  
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雄健固  
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  
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江孫洪周四六皆工然  
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  
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  
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



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  
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  
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  
正味也

###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彞俞詩云殿前將  
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殿師乃馮櫛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

責

###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  
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莫息勦勦然驚駭亟走出不  
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  
問其姓名為韓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  
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惟深相結納資以  
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  
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在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人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不足恠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

道衡蓋真殺之也

###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子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啼雲繞舵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悲望蘓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婦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



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  
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  
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  
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  
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  
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  
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  
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  
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  
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  
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  
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  
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  
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  
友人指天誓日曰某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



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  
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  
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  
其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  
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  
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  
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  
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  
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

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  
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于語恠然亦不可不傳  
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  
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  
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  
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  
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



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  
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  
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  
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  
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  
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  
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

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  
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  
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  
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  
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  
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  
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  
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  
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



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魏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  
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  
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魏遺甚厚  
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  
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  
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  
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亦  
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敝  
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  
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  
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  
萬金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  
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  
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  
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



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于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于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  
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  
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  
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  
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  
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  
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  
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  
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  
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  
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  
言而復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  
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  
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十六七兩頁錯訂於表三第一頁後



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  
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  
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  
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  
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



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  
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  
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  
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  
曰姓鍾名庸問其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  
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所遺忽顛仆于  
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  
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  
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黜其人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須應斬萬年言君  
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于  
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  
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  
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  
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  
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



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  
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劉惔自任新法煩  
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  
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個是  
伊尹第二個是傳說第三個是太公第四個是嚴陵  
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  
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臧劉况如樊英  
輩者乎

###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  
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  
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  
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  
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夫  
槩于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  
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  
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



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  
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  
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擯萬國之憂蓋惟賢者  
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  
憂亦不以樂而忘

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  
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  
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  
其說西山負一蟲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  
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于德  
而嗇于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  
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  
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  
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中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中  
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  
此其攫探巢者之中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中復  
啣來還尤為奇異在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  
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而全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  
節然近在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  
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  
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金湯就茶既淪  
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為合量乃為聲辨之詩云  
砌蟲啣啣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  
水急呼縹色綠窵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  
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  
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于老而若哉惟移瓶  
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



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口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灾每見于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擊



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  
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  
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  
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在間隨事有知音  
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在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  
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漢鄧通皆  
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造中與今錢  
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  
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在間好人  
二願讀盡在間好書三願看盡在間好山水余曰盡  
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  
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



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  
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  
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  
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  
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  
夫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  
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  
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  
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  
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  
停雲浴三豸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  
汗礎潤如洗逸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  
斲錫與聞計埴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  
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戡與象龍  
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  
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



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  
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  
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  
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  
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

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  
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  
樂于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僕兩宮  
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  
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  
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為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  
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  
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



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載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闈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

大統出于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于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意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于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  
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  
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  
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  
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曠曠不可尚已至于  
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踵古人町畦象山云  
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人思  
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安而  
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  
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  
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啞制  
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  
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  
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個之類  
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餽字重九詩不敢用餽字



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天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踴躍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此求時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  
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  
哉視白骨之法蓋本于此佛法出于老莊於此尤信

###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  
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  
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

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  
傳後叙

###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  
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  
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  
景過于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  
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痴人又曰百歲無多



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  
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  
眼前見例君者取耳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  
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惰  
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  
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  
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廢樂也然纔曰今我不  
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  
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于

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  
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  
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  
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  
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  
於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  
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  
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



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  
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  
之賦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  
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唯  
拙句最難至于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  
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  
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

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  
如西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  
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  
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  
船如水上坐老年花侶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峰



兩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却受兩  
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  
拙者也他難彈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  
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脩好洪景廬  
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  
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  
景廬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

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  
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  
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  
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蘓武當時十九  
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  
說

###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則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謂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嗷嗷嘆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頃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于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死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

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二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而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但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鈕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容立于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哭于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驕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  
志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在



次枝分派別而歸于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  
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  
官爵功罪生死及其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  
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  
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  
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  
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  
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于思終於無思非不思  
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尚僕之承蜩豈更待  
於思乎

###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  
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  
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



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苑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以思堂春合閩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  
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  
以觀政矣厥后官於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  
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  
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  
嚴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  
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  
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  
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  
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間學當日新  
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  
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

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

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煇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



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竒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竒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繫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從不變滅哉人生頃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矯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竒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唯天唯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



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闔士倍于晉  
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  
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  
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  
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  
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  
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  
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  
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  
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  
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  
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  
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  
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臾量度民  
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  
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  
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



金人議款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厥后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笑了得幾箇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笑報卿後打笑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饑寒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餼糧不繼遂饑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祀菊賦曰我豈不知



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  
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  
貴不論年

###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周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  
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餓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  
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小  
而生梔子花梔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  
此山為余言之

###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  
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  
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  
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  
杜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



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  
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  
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  
邊解后園翁溪友問桑麻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  
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雨雨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  
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  
是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  
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自是西日  
若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  
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  
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  
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若不退轉至  
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



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獎精神于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惟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于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



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  
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  
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  
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德世惡直好佞以直  
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惟緣  
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  
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  
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  
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  
年蓋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  
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  
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于打乖荆公詩  
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  
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  
自我發端故銷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掇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  
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  
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看邵康節之  
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以而之人又不  
肯深放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  
袖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  
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  
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  
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  
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  
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



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昔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

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是故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縱卿之內  
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  
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耳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嗣也  
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  
母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  
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  
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  
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  
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  
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  
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  
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  
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  
語至虜廷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  
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  
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  
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  
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  
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能議羈留使人  
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  
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  
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  
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  
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  
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  
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七為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于章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于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于農素習戰鬥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于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



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頌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



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為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  
為然謂自恭先意思未當此事便好截下回以發明  
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惜者  
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花長恨花開早何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于

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飛燕比皆塵土間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  
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  
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樵  
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  
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  
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  
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



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  
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  
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  
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  
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詞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  
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  
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四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刑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



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蘓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于一日人才歲衰于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駢諛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温人人皆王  
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  
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  
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  
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  
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  
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怒  
嶺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無海  
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  
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焉燭  
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  
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  
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  
在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竒恣搜討貝闕青



瑤房方隘疑永巷，栽豷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鼻鼻左頷龜，信信歆吠鹿。丹龜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踞，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剌剌，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在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獮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爛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傅公謀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爰竹旋添栽。碧紗窓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



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烟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霄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



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後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如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樵葉



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粃糠藉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今雲歆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笑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筆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處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贄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雜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萬餘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跡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染荊公拜相之日  
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  
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樞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  
伯夷收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  
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  
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  
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



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念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繼數月乃得見因詭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



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  
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  
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  
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  
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干炁史筆

### 前輩勤學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  
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  
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  
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牕下石上雙趺之跡隱  
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少年事無  
垢乃晚年尤難也

###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龍岡  
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  
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  
禱於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  
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



排佛教雅不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

潁昌山水作思潁詩退休竟不為有輩義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游我公不回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盖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 蘓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詞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蹟坡谷集所不載

###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于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

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辭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



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  
隱公居攝而于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  
貴在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  
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賄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  
歸賄而不嫌竇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  
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  
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  
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  
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

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  
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  
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  
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  
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  
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  
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



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為此官  
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  
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  
憂而州縣守令勢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  
為此官者無不做優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為可且  
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  
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  
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  
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

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  
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  
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  
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  
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 箕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箕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箕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  
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箕不知縱橫不



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  
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一杯偃卧松窻竹榻  
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  
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廳誰伴醉開顏夜來雪  
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  
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  
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

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  
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  
吹落讀殘書常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  
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  
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  
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  
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  
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  
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



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  
滄江白石漁家踞薄暮  
歸來雨濕衣張演云  
戴湖山下稻梁肥  
豚柵雞栖對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  
立馬煩君折一枝  
惟有春風最相恤  
殷勤更向手中吹  
朱文公每喜誦之  
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  
四方饋遺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  
義康曰今年柑味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  
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  
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元載  
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  
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  
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  
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





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槍之姦可見

御存子富

乃卷之五

...

...



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竝無既稱絕竝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于草堂少陵偶出不  
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濶  
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媿重肯歎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  
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  
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  
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  
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

優劣

騎牛詩

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  
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  
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  
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  
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  
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  
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  
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  
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丑  
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  
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  
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詞云  
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  
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  
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  
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  
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  
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  
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



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  
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  
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  
聞之益培糞灌既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  
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  
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  
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  
蠟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  
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

通神明贊化育乃實顏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  
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  
養生引年者取之黑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于一偏若  
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  
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  
雖然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  
難于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為美檟認  
稊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



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  
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風  
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臙覿餌之  
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  
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  
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  
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



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  
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士脩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  
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有未嘗  
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  
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  
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  
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  
雖修於家其不壞于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地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  
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  
為吉地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  
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唯飛乃能入耳  
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  
迄平之盖用兵行師但得吉地亦足以壯三軍之氣



重耳出奔乞飲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  
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垵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  
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  
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  
景從乎

尤楊稚謔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  
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  
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

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  
誠齋戲呼延之為蝸蟬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  
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  
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蝸蟬  
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間往來延之則曰羔  
兒無恙誠齋則曰盍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  
玉無價寶氣蟠胃金歎流亦以蝸蟬戲之也延之先  
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共萬象為挫瓌偉詭譎我倡  
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遺忠定曰此事仇胄不能無功亦須分此官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適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齊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為不在孟



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  
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  
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  
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  
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  
戰浮沉意未踈無端者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  
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  
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鐘  
之利所得儲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為之乎此詩頗磔  
義理余不可以不辯

###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  
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  
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  
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杜子美為首豈非  
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與又曰北征詩



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敝房瑄亦正

交情丑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淮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間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蘓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  
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六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  
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  
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大僕  
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

至不暇與客談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  
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  
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  
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  
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  
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  
具焉自蜩蝻蛇蚶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  
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  
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于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自艸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遵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墓者藏也藏者歆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地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回谷州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先于山栗牙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富貴貧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于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于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



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  
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  
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  
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  
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  
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  
小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  
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  
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  
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即當三郎即  
當明皇媿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琦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  
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奪盡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  
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寃于生前而遺烈在人可  
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謂楊伯子



鶴林玉露 卷之三  
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  
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岳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  
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岳頗得軍心祉  
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  
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安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  
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  
為蠟書遣先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  
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徬徨  
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  
何也誠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  
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  
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  
踈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聞



處漫游當在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柄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陰薛之城至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于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在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



人激勵三軍有在入蔡州之志詞意怙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迴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笑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若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侶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最長左氏傳濟敗於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脩文學而性特以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膏中未嘗無天理特在于有以發之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五

卷五

卷五



鶴林玉露卷之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



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  
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  
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  
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  
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  
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  
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歲室蓬山真作戲  
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鴻冥更有  
誰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三  
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勝喜  
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  
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于顏面矣其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真得臭囊書錦  
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煩玉帶與金魚  
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  
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為之傷暨復辟  
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



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址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  
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  
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  
詔公卿長吏母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  
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  
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  
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  
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  
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  
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  
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  
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  
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于說之叔  
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



簡林玉露 卷之七  
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  
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  
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  
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  
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  
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  
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  
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衍每至園中不敢高  
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  
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  
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  
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  
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年面如紅



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蘓軾嘗薦之以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共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以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禁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



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  
惑甚矣無垢此論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  
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  
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  
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  
默者賈子云莫邦為鈍弓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  
於玉瑩弓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于如此豈不可  
哀

誅曦詔

安于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  
唯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  
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  
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  
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  
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



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  
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  
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  
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  
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  
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  
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  
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識金  
日磳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  
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  
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  
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  
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  
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大小大力量  
方能為此言張宣公去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蒞利



杜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  
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  
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祭大  
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  
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  
雞人徹夜籌慈幃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  
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兮頭學官擊節一

### 時傳誦

###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悛則當為共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邪  
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  
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



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  
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  
深于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  
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  
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  
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頃洞不  
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  
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  
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  
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  
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此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



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糖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羸馬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備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禁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識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于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



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畝漸復  
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  
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  
林山澤與夫硤峭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  
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  
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  
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  
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  
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  
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  
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  
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  
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其地八  
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



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  
餘以補不足則宜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  
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者皆驅之  
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  
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  
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  
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  
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  
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  
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  
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  
怨少頃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宋文公張  
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  
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  
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



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于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于下非特惻然于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隳其職分也

###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簡

###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箴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



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覬  
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間其近作陸  
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  
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 殺人手段

韓愈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  
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

### 十六頁錯訂

瓢飲在人不堪憂之  
復宋衛陳蔡之厄而  
之士所能知其義哉  
溺全天之所予而無  
膝不然雖日用三牲

更精透

### 住山僧



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覬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 殺人手段

韓愈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于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艸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疆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嘆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川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畿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凝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纒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惟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徃靈



府表獨間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  
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  
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  
乎

###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  
任責梁成大獨欣然湏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  
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  
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不肖  
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  
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  
亦羞與為伍矣

### 釋豉

韻書釋豉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創刊五週年  
人文卷  
五月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  
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  
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  
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  
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



如松憲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惟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

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  
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  
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  
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業是衆怨平  
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  
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王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  
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讓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  
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  
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



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  
除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  
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  
決歎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  
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  
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見孫傾  
鉅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  
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  
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  
與繡幃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  
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  
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主翁曰銀  
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



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于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 去嬾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終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嬾之辭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笥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

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背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杯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



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  
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嬖終風之為母栢  
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  
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僭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  
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  
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異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  
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  
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熱者非  
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  
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  
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  
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  
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  
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隱商云龍池賜酒  
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  
醉壽王醒其辭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憊創利  
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  
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  
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  
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  
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盞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  
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  
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芒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  
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



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  
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  
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援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  
倉廩禮樂之嘆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  
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  
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  
西山批荅叅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  
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  
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存問逐答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龜甚  
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  
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  
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  
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廢深德之檜死其黨  
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廢偶



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

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恠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虫之人



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殺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于月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



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

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身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



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 前襄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艸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地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



介意方務聚歛征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能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詞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幅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

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墀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外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友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于前之過譽彥章失于後之過毀譽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  
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  
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  
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  
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  
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  
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  
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

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劄特以賜  
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  
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卿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  
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  
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  
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  
謂要言如王金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



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  
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  
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  
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  
聚歛貢城關聖人筐篚恩實歆邦國活臣如忽至理

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  
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  
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  
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媮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  
分竹者錫澤自求盈

血山

堯王假山成請官僚觀之媿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  
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塗膏  
爨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  
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  
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  
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  
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  
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  
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嘆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  
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  
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  
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  
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  
豈可輕兵深入師魯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于度外公何區區過  
懼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  
乎師魯不能強而退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  
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  
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  
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  
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  
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  
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  
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童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  
以贊得官往來京師見童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  
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  
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  
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



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半蓋欲盡殺張  
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  
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  
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于縣以為逢迎計縣  
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  
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  
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  
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  
天不佑忠賢可乎

### 齊人婦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婦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急於政事  
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  
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  
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  
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  
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  
心既蠱則所謂急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  
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



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  
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于  
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  
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  
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動王之師苗  
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于府庫中尋舊詔書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

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  
有味





材料五錄  
八卷之八  
六



鐫鶴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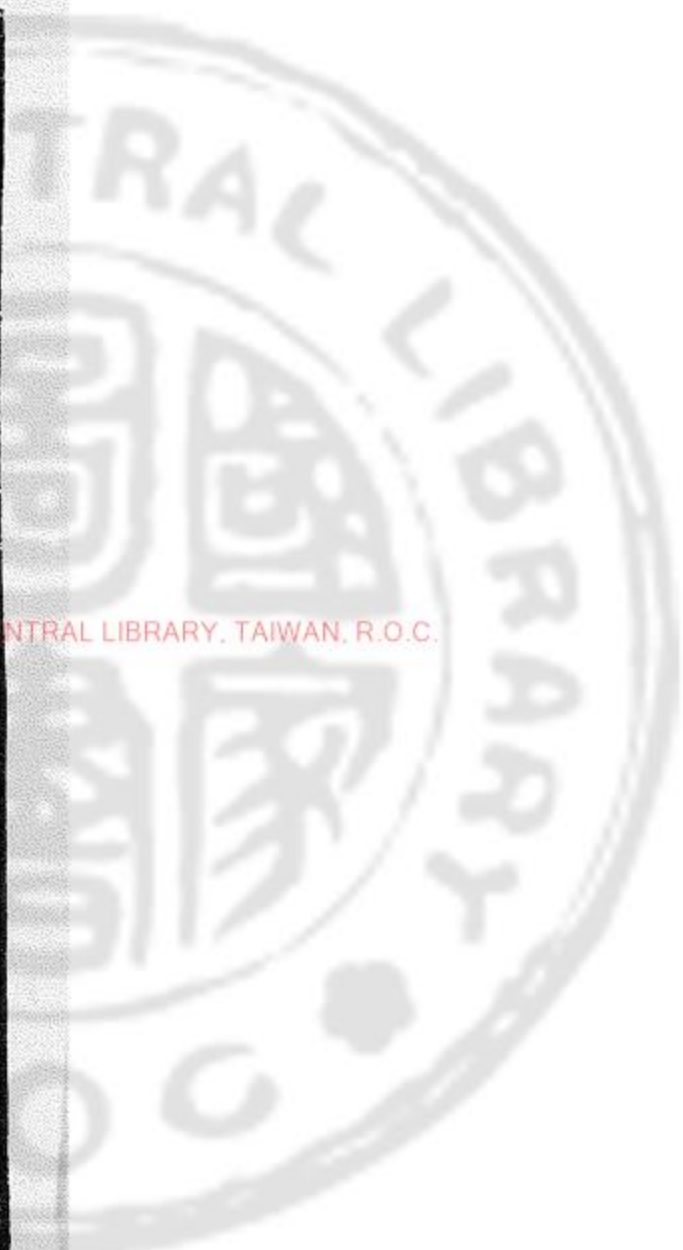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內忠厚雅正後之



詩林玉露卷之九

行年



經生學士雖窮經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在  
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  
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  
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  
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  
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沁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  
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  
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馬而已此論得之

○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  
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明道不除牕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  
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  
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  
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平

○ 祝壽

陸象山在剝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



講洪範皇極歛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馴雅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凡凡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梔錦柳絮

杜陵詩云不分梔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重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鷄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嘆况愈降愈下乎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



襄陽兵官陳應祥婦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于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而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為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



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  
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  
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  
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  
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  
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吉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  
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所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  
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  
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為  
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  
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  
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  
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  
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  
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



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朱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蘓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蘓文駕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繫繫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地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

奇韓平原當國劄丁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忻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



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餽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歌用餽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餽一卽不敢題餽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少坐修竹叢餽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訛以姦為慳耳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盖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

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善口切湏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盖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鶴林玉露

卷之九

二

十一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擺  
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  
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  
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  
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  
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  
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  
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  
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  
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滯縷無不立  
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  
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  
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  
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



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窻前月  
纔有梅花便不同在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在間何  
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歆道古人所  
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  
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  
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  
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  
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歆竊古人之語以為  
已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  
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  
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  
裋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  
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與東漢徐孺  
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多雞  
清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息



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  
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  
曉襯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翁  
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  
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  
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  
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

事

###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  
或至于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  
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  
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  
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曰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杜  
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



由于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  
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  
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  
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  
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  
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  
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歲不一遷不知使  
其能掃清閩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  
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  
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  
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  
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  
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宿為四十五日也然則



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菴書  
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  
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  
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  
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  
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  
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  
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日之  
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

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  
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  
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  
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  
公主仇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  
家焉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  
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



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  
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  
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  
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  
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  
璆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罄頭捨地蕭相廟初謁  
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  
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  
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胥本是一天地醉鄉

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  
又云早習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  
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  
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  
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  
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  
語坡公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



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謂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百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臧分之所任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  
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  
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  
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  
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  
俞作田家詩云離道田家樂春稅殊未足里胥叩我  
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  
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  
壯惡使操弓韜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唯饒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  
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父兩鐙缶空無粥盲跛不能  
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慙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

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  
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  
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鐘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  
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疆苑壤  
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  
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柰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  
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藉民



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清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美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謂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 家乘

山谷晚年作目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



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  
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  
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  
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隔  
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  
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  
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  
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以收人心七請壯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

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  
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  
請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  
傑進用之跡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  
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  
何以遠過然厥后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檜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  
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比柳耆卿輩矣檜



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粘皮着肉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

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也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渾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釀混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下詩腸冰雪澌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馬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



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石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灰教兒盡嬌兒赤髻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救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綴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于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賴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 雍公薦土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



齊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  
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道誠齋謁雍公一見握  
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  
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  
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  
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  
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  
彙括協韻爾蓋興者回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于  
外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  
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始以杜陵詩言之發  
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  
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  
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  
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  
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



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詩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太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蠱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蠱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



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壯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叅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軍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并庭草無人隨意綠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瑀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生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若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嘆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于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

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墀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



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  
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款噐之詩云  
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  
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  
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  
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落嶠南州  
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遺繭  
粟路長那更聽鈞鞞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  
地愁

○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  
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  
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  
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瀛蹶項而飄然從赤松  
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  
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  
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于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見文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亡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常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藟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籍肥膾則烹而賣之罷鎮梱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剝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既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應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向意頗佳近時戴

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向雖甚爽意實未必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于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嘆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于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嘆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于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



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 來蘇渡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蘓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氓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



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劔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  
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  
未盡除華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  
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鄆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  
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  
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

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  
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  
錢及婦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  
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  
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犬  
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  
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  
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



魂冷劒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橫得  
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  
酒容身易在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  
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  
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  
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  
是銘

###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  
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  
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  
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  
亦皆增納一升今在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  
恠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  
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  
敷奏蠲閣者是可嘆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其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其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其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其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此詩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予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若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其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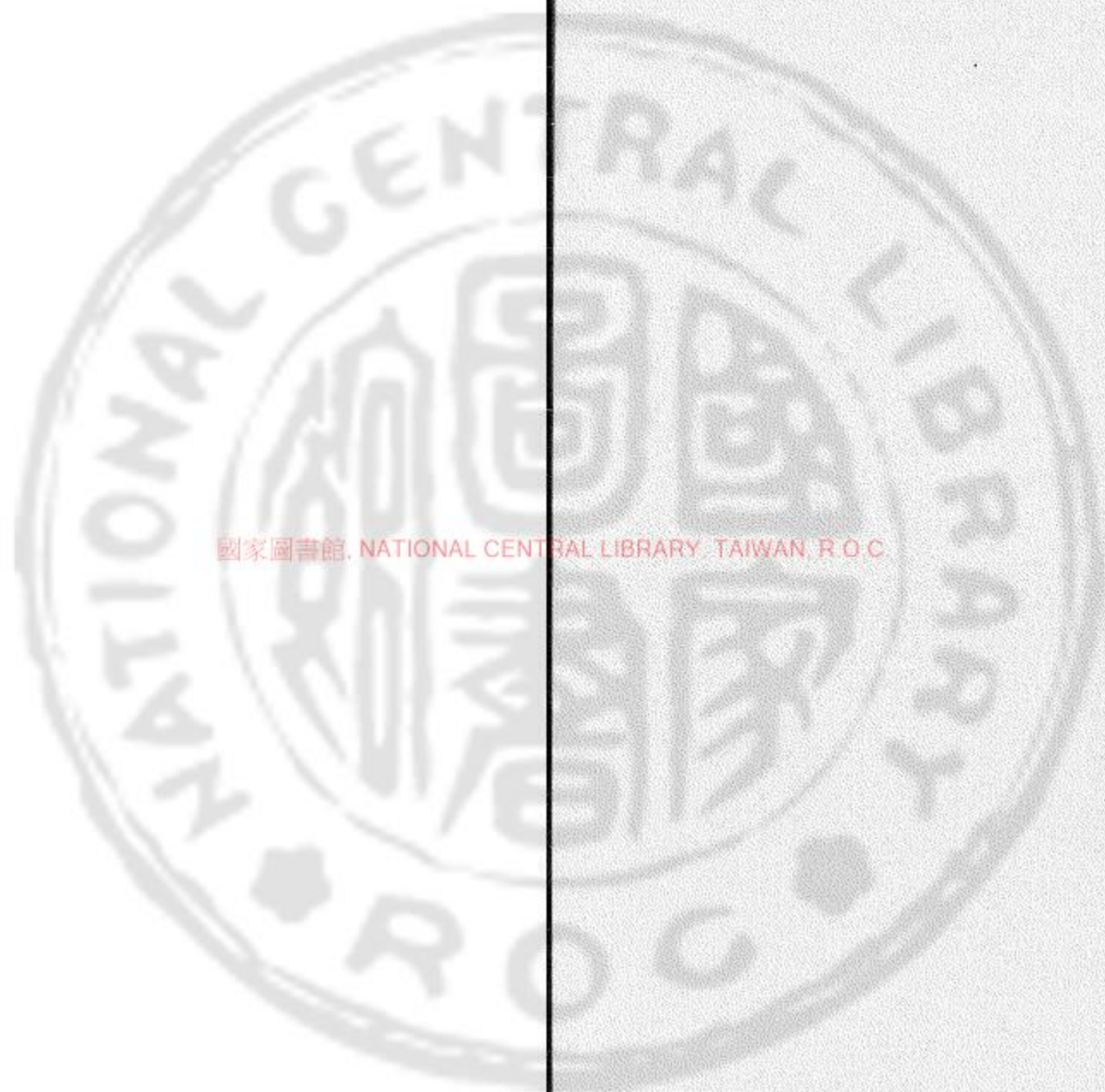
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  
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  
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  
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  
尤鄙俚譬如居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  
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  
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女幻夫模象莊老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  
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在在扼  
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  
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  
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  
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  
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鷓林玉露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

六



武林玉露卷之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輦列食十



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  
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  
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  
山川恭惟其祖其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  
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癸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  
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  
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  
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  
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  
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  
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  
頗有李芳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  
就齋嘗訪誠齋于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  
邊蹋雪來杏花影裡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



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塲屋不遺才南  
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  
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  
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  
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遶師門三  
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  
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動袞龍  
衣晚歲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  
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  
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  
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  
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子髮曲局薄言歸  
沐盖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  
微至于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



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峴山之上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沉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慙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者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經於獻計不知一旦施



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  
朝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  
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  
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  
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  
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  
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  
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  
于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

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耶余曰有  
志于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  
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  
治法度一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  
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  
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纁譏其不用夏時商  
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  
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  
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  
力論時宰何棗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  
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  
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  
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  
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  
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

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  
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檜  
令人致語亦不荅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  
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  
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  
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  
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  
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  
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

業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諛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



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目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蟹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也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鰕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謚字公卿丞相元鎮子也初筮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



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其不動三請其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款說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關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關稱為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



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克于禁鬻資  
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  
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  
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  
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  
女巫若非顯仁之婦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

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  
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  
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  
免于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  
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于孺子亭前  
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  
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  
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  
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



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趣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  
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  
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  
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  
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  
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  
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

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  
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  
合營馭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在俗今猶疑許遠  
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  
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  
矣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撻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竒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

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制自有量有量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解令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



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斷決

吳請成于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懦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

一諂上愚可發一咲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太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  
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歎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  
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  
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  
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  
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歆

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  
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  
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闕三  
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  
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  
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  
過李小队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



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  
繪以成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  
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  
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  
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  
益公門人也年九高嘗携茶初訪伯子其詩云寒  
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  
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  
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

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  
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筵月露天漿貯玉  
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無幾  
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志精考訂有本朝新  
舊官制考行于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之士  
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違老于尚父投竿  
日少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笞笞鳳總  
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



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與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于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  
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  
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  
卷百車又何足道

###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于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  
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  
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人言  
者秦誓是也秦氏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  
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  
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  
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  
殺受未嘗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在子  
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豨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聽其自屏于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于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于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



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

田豐欲不

爭

杜陵詩

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

里

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

旅

幽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

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客  
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  
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竹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兄弟倡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  
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  
之生子妻之配夫其卑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



或一二年或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鮓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鶴髮相從于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稀有之事也

###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烏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

太尉光岳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即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浣綠苔

###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爭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蒿呼乖崖六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謹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



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并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折亭者校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翹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

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成卒幼安在長沙歆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



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竹屏晚來相對靜俄刑浮雲一任開舒卷萬古青山只麼

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紗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



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  
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  
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  
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  
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  
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  
之土泰山玉蝶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

御覽高宗親書此聯于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  
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  
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  
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  
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  
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復  
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  
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  
感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

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



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識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 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蘊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



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敢  
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  
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  
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  
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  
物自爾生繫為日星瀚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  
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賴濱深味  
禪悅故其論亦此音心

###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偕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  
養虎

###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歟不云人有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  
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  
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  
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  
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則其于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



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

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



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  
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  
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  
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  
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  
屬央央叛還溝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闔樹墻  
垣嚙嚙架庫廐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  
萼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  
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  
泠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嬾人乃  
能創意出奇如此

○ 韓璜廉案

紹興中有缺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都  
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  
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  
游妾家最好惟湏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  
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



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  
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踈踏不安王麾  
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  
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  
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  
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  
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  
知所以乃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  
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婦船會然酣寢五更酒醒  
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媿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  
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  
曰張也欲焉得剗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  
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  
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  
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  
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



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  
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  
目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  
三仁之自獻自請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  
佯狂以全節或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  
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時胡致堂在西掖  
見之笑曰可謂鵞鴨諫議矣間虜中有龍虎大王請  
以鵞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  
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  
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  
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  
詩云君息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渴謂侍妓黎  
倩也厥后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



歸對黎渦却有情。在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元忠之說曰。蘓子卿啣雪啖檀。啗血出。昔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蘓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獄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鉄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匣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决意于太公呂后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



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于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迄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

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受國恩雖遁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差灞滻涇渭之速滑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巒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憂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帖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嘆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表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



南村王雲 卷之十一  
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膏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朝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母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婦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

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作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空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于嘆皆如此類

○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

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事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玉荆公者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者唯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



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  
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  
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

○ 好人好事

孩童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  
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  
去住在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  
事亦名言也

○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共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  
巢髡髮為僧題詩自讚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  
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  
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  
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  
將欲何為群兇不聽以刀脅之毘剋而從文政知事  
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為業  
使執役左右幸勿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



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兵退既謂其徒曰幸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偽為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粧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于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憫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

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無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



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  
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  
皆逐矣上始初雖為低曹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  
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噐以錫代銀  
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  
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  
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  
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  
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  
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  
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  
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  
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  
頭揀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



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  
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  
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  
退有欲遵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  
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生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  
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  
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  
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  
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  
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所  
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  
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



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  
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云豈敢  
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言語曰凜乎若嚴  
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歆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  
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  
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  
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  
于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

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  
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  
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  
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  
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  
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  
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  
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  
義大笑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于朋友云先  
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  
同年歐陽景頽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  
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  
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  
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此之作偽假真者往  
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  
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功前輩打  
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濶步幅巾大袖  
而乞加懲絕者一此特立之士歆哀救之而志不能  
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  
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曰校文至澧陽  
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  
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  
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  
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益背臨  
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濶步幅巾大袖假



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王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于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于高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壯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



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壯  
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鉏麋矣孰謂世間無奇男  
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色已如許雲影度  
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  
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  
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  
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機西嶼云繫  
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  
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  
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踈慨然  
寤嘆念茲厥初老賴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總  
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  
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  
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



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事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請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劔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廬溪晚年

孝宗召赴闕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陰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盡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夔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



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歆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于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屯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屯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于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自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



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之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枇杷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  
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  
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  
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  
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溝壑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  
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  
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  
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  
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于  
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盡得一塔耳當此  
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  
綠髮終淺道根深然樂天蘊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  
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  
誰言蘓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可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查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



汙修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醜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醜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子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

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术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憂民深令  
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師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  
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  
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  
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  
法非李愷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  
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  
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察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  
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莩凶歲  
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  
常平之政特廢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



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于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 大乾夢

慶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以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闈請廷者及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質之文

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而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無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



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于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富也  
貝色之不祥如此哉



武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于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



手為之徃徃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午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誥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于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窓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藏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溪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生花皎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  
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興君子  
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躡省喧競其形容  
精矣

朱文公詞

莊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  
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

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  
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  
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唯寡欲以  
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侍安分無求者  
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為余  
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  
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  
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  
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



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隳括李杜之詩耳。

###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一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僦，由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僦由月誅友龍，竄或疑夜半

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嘆也。

###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



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于遁  
思則區區者猶有望于斯在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  
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  
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  
儲事宰相袖取禁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

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  
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  
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  
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  
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  
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  
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  
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



果敕宿衛起居卽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  
禪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  
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  
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仇胄扶抱登御榻流涕  
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入寶初猶斬  
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仇胄  
意望節緘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仇胄  
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  
弼語仇胄仇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  
交一談仇胄退而嘆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  
萌調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  
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  
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  
寢展轉反側爾為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  
詩書全語皆婦人言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  
瓏之意其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



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 罵尸虫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虫文後云尸虫伏人骸竅間狙伺隱隱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譴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虫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虫之人唯不知有尸虫虫之人而知有尸虫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于虫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狼若共兇少正邠輩當亦少衰

矣故余謂尸虫之有裨于虫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于尸虫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虫之曉曉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虫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虫謹修而身宅而心亡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虫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極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



訴帝之說而已

###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此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

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雖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 制置用武臣

先開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



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惟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遂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于城外淖中而死

###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竒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



予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

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梅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豔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



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  
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  
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  
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  
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  
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  
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髻

不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  
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  
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款帶忘來休蓋昔吳  
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  
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  
劾去作詩遺先君云與立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賞緣  
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  
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  
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



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  
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  
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  
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端澀之圖籍楊長孺之  
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詩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  
每玷北扉之榮出與一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  
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  
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  
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  
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  
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  
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  
其罪為重許斯賴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  
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



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  
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  
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  
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  
江黃

###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  
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  
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

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  
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柰  
和戎白面即壽皇讀之為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頽  
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  
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  
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  
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  
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  
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



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屨左氏傳褚師聲子屨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盥盥籩豆高不踰尺便于取食今在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于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于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



自來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挨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

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于臨事遇變之時而在于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于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懷也



崔氏玉璽 卷之十四 五  
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於海冰之  
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  
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息之  
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



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于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為之用兀木用事侵

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為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為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地有毋易



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  
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  
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  
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  
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  
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社檜大喜起擢  
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  
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  
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懽故特喜此諛詞以為掩覆之  
計真猶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  
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  
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  
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  
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  
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秦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  
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  
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  
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  
不嚴焉

###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  
云物我皆畏若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  
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

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  
數魚

###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  
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  
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  
處之悰謂公慶及西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  
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注成則中尉樞  
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



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  
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  
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死臣下此盛德事柰何  
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  
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  
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嘆曰范六丈聖  
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  
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

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  
朕方責已豈可歸罪照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  
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  
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  
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  
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廔禍寧有極乎

詩咏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  
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



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  
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  
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  
見鳥情蓋祖此法

###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  
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  
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  
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陵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  
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  
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  
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



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尚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 秦誓

唐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



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  
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  
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  
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  
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  
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  
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  
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

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  
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  
入于夷狄則剝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  
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唯秦  
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  
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  
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



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頽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頽子瓢乃同寓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在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  
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  
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  
何為哉

###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  
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  
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  
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  
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  
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  
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  
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  
霸燎衣破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



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浦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

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儵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于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



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  
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  
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  
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胷中  
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  
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  
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  
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變一曲讀  
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銅滯有我  
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法妙用  
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  
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  
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  
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  
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



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違而撫卹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溺冠以一校尉初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義士之嘆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  
山靡靡以旁圍歎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  
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  
學與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辭後語亦收此篇

扈載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黄門錄造覽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  
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  
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  
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  
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星一日燕居嘆曰好  
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  
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  
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  
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



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聖自森著人  
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  
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  
地哉末曰縱浪化大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  
後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中泰然委順養  
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  
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令僕受簡置几上有頌童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某自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  
論一篇二章驚喜以之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  
二章所竊悵惋不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  
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  
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侔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  
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  
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



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  
大嘆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  
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蘓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  
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  
盛德事然予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  
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  
夫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 韓柳歐蘓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

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  
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  
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  
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  
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蘓侶柳歐  
公在朝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  
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蘓唯  
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  
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使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  
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  
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  
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  
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  
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  
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  
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

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  
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  
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  
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  
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  
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  
曰京鎗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  
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  
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  
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  
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  
撫持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  
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  
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劔埋光尚負斗牛之氣  
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人如此人主何以  
辨之

僂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諧二人於  
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  
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卷六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著

武林謝天瑞 起龍校

玉山詞童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童如賜  
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  
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  
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  
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



龍村王登 卷之十三  
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  
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重  
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  
驗事功之已試以言悟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  
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  
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鎮節度使制云不顯  
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非國之老皆可  
喜也

作文遲速

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  
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  
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瑯鐳也  
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  
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矧目鉢心刀迎縷  
解鉤章棘句插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  
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搖毫擲簡自不  
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  
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在覺後豈但誇多鬪速



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  
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  
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  
流連光景之辭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  
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  
邸事實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  
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

只此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  
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  
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檣  
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  
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  
天樣濶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  
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  
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



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  
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瑰竒負氣  
兄弟友愛景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  
日囊無一錢子建娶家婦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  
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  
婦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  
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  
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  
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賈日  
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  
見于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  
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徃魂不可招潦霧  
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  
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  
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



商豪賈若惡敗夫敗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地數千里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遊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靖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



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會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敵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識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盖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于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在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蹇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

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懽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叅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違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子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工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  
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  
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壯漢州乾  
坤萬事集雙髻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  
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  
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  
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

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  
稱其不然而來微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  
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  
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  
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  
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  
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



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  
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  
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  
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  
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  
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

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  
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  
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  
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  
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  
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  
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  
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  
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  
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  
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  
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  
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  
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  
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  
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

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  
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  
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  
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曰仕宦之人南州北縣  
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  
秋米白飯鸛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道遙散誕  
似此之人直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  
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



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  
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  
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  
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  
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  
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  
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裡  
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  
原葭莢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  
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  
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



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  
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把上老人抑之韓  
信俛出亦勝意氣隣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  
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暗  
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適反噬其  
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  
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  
猴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  
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荅書曰經  
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  
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  
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  
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



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羊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然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于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

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徒衆



鶴林五窟 卷之六  
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  
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  
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  
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  
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  
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小人并  
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  
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馬文公不樂誓  
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  
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  
以時集求品題公荅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  
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  
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



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者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于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

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于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



無一字在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

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在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在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



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窻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

沙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遣俊彥至此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汗免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因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句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士宰相畏近習則為衰士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我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辭也





鶴林玉露補卷之十七

武林謝天瑞起龍南輯

古虞謝 偉廉甫南校

魏照人師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  
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  
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士大夫讀書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前輩皆不廢學  
故道得親切如此

為學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  
在和醢醬既加則酸鹽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  
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耶謙聞之惕然自勵數  
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仲車重德

子瞻乞一言于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此是子瞻對症藥

張率楊五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十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  
一旦焚毀更為詩示馬托之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  
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大慙楊俊之多作五言歌  
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傳寫賣不絕俊  
之遇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  
人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以二事觀之近世耳食之輩



大都類此

華嚴解辨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于經藏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東坡曰予嘗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平父遠佞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想其吹笛之意已惡聞若輩語矣言雖近謔頗稱賞心

晦堂論無隱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山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 白石辨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書者謂其寓言  
耳按晉書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  
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是事矣我朝有王竹泉  
敕者歷城人少得道術讀書臥牛山與一僧為侶每  
朝炊熟相携山頂採擷菜具使僧持先下比叩門王  
乃自齋頭出為關鍵僧訝之曰吾從裏間道來耳後

舉鼎甲官翰林出督學某省一日集諸生試遙見白  
雲一片起頂上急馳兩騎戒疾驅十數里視雲落處  
掘之得白石瑩潔如雪輦致之命饗人切細煮為腐  
徧食諸生甘美非常味諸生請問何物曰此雲母也  
天下固有出于耳目之所不能經者吾輩讀書格物  
正不可以臆斷也

### 科名不足恃

韓退之子祖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于世二子綰  
袞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



狀元袞者史亦關之以此知利名之不足恃也

### 呈身識面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趙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若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使薦人者與薦于人者皆如是何至關節之行如今日哉

### 馮御史

嘉靖中有馮御史恩者會彗星見極論汪鉉為腹心彗并及二相臣更倣范希文百官圖例分別賢不肖而上之辭旨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論死王肅敏公廷相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以例會審而前所論汪鉉者驟遷太宰執筆故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起立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為厲鬼以死我今不在我手耶公叱



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  
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誅  
之何但叱為太宰乃捩公獄中事謂受人餉公笑曰  
如若言不過以義橐籥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  
其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  
之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為 祖宗不殺諫  
臣百七十年矣豈因而快心破 祖宗法又謂太宰  
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太宰乃  
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稱嘆  
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辨口亦鐵今者覺其  
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已而 上所使詞  
事者密以情聞得不論改戍雷州

三諫

徐主事學詩葉侍御經當分宜為相時相繼論劾徐  
廷杖為民而欲中葉以危法會典闈試無為而治篇  
大結有繼體守成之君作聰明以亂舊章之句分宜  
坐以譏訕竟杖殺之時號上虞三諫穆皇帝改元遵  
遺詔錄用言官徐起為南京通議葉贈光祿少卿蔭



一子余伯祖贈太僕少卿

胡侍御

無錫胡侍御史濤上書侵中貴人銜之已而言事頗及宮壺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為民公跨一驢出都門一中貴沃之酒以好屬衫強被君背曰母謂我曹無人即從君先不難也惜忘其姓名

忌才

太倉王元馭曰今之世日死人之有才而忌之甚于有仇而思以報之也况盛名之下貶損嘗過一步纔得恰可都水公深然其言

自立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余曰不磨者行不墜者學

備官耗筆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官耗筆耳



王翰阿諛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架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有賞賜也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夫翰前後事兩君阿旨取容自謂得計矣而詎意驟風為之祟也此可為奸佞之戒

高爽荅書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倩之倩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為晉陵令倩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荅人問所以曰劉倩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余觀今縉紳中朝倨暮恭情態倏忽此語最可味

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蓆麤飲冷漿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眾或搨一奸吏或縱



一孤貧淺陋者俱稱其美

### 無忿嫉於頑

韓面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昔張忠定公為崇陽令有一錢斬吏之事此却是過當處正不能不忿疾於頑也

### 一日當千載

謝安石與支道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惟逢君來以晤言消之

### 一日當千載耳

### 少閒人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 饒着退步

楊宗橋清江教英同年進士也任新鄉縣質俏直與



人氣不能下時監臨惡其不遜危勢如騎虎一日桂  
古山過之宗橋以告山曰譬如對局且饒一着譬如  
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橋然之因告改校職

王繼津穆文熙

戶書王繼津與楊椒山同年椒山之劾嚴氏也以疏  
草示繼津曰死矣第幼子未卜婚繼津曰即如君言  
吾以弱息字君子椒山死繼津女歸楊氏嵩恨之未  
及中傷而嵩敗隆慶間今兵書東泉石公星為給舍  
上書有旨杖一百罷為民友人穆文熙時為部郎即  
解官調護之歸議者以王公比范式之不及張邵穆  
公比左伯樅之急難羊角云

魏吏部高風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  
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  
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  
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  
順改元謫戍噫公之識遠矣公家居時嘗遊西湖策  
蹇堤上遇錢塘簿呵之下公曰蕭山魏驥簿叱從者



曰管他蕭山會稽顧不當避官府邪及見公簿惶愧謝公慰之而去今建祠于蕭山之西門外欽仰其高風云

### 玄武湖

玄武湖是金陵槩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后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荅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

### 萊大人

常熟歸孝子鉞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汝手也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烟舉太倉娘輒譏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孝子出出而飽食其子孝子因是屢困頓在外比返母又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為盜行耳又復杖方孝子依依在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時私顧其弟問母飲食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因往涕泣迎母母



內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凡得食必先母與弟  
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惟  
見其事後母至孝若此也孝子少饑面黃而體瘠人  
因呼為菜大人焉余觀太倉娘鼓煽虐毒情狀可涕  
也而孝子乃能如是置之聖門當不讓閔子矣

### 貴可使賤

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旦  
去其官即愁阻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耶所謂不  
可復賤者耶

### 何灤直亮

何灤字景川官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  
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澤經略哈密以金幣與土  
魯番贖城印未幾土魯番復據哈密犯肅州瓊遂劾  
澤擅命納幣啓釁欲殺之并遣都御史李昆副使陳  
九疇澤剛毅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灤  
乃說大學士梁儲令為之地儲撫然曰晉溪我尚畏  
之安得此言晉溪即瓊也灤復晉說儲許諾數日瓊  
遣其屬儲洵持牒會灤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事成



有顯擢與景川共此老禿翁何如潔正色曰公誤矣  
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  
蓄概固在豈宋屈已利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  
寧獨澤變起倉卒非陳李遣人且為魚肉柰何並罪  
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母汚我使得罪  
天下後世卒不署牒澤等得釋潔有力焉

江陵鬻權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  
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于

上從非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  
死于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劾曰即今才而  
斥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  
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程鑾  
二子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云  
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軼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  
俱削籍去近張居正三子相繼登第二子俱鼎甲官  
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  
京省尚書巡撫以下皆日夕候其門入棘院御史為



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在間公道多壞惟此一事稍存籛羊乃為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于駝耳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于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可不鑒乎

### 譚啓肆貪

四川譚啓以查盤使者按晉陵時先都水公為令譚貪婪異常每縣索例金五百吏訪之各縣以白公公曰吾索之家則家不能給索之官柰何以民膏血博一御史惟耶竟弗與譚遂憾公而陰拘庫吏王三綱酷訊之使誣公賊王幾死張目呼曰令止飲武進一口水柰何誣之寧死吏毋死數萬生靈心遂斃于杖下譚啓乃羅織他事劾奏公時耿楚侗以督學使者至首列公善狀極白之而御史陳公廷芝張公啓元亦交章言譚啓所論非是廷議直之會士民張學等數百餘人伏闕上書譚啓以舉劾不當落職州判而公事遂白



楊文公不入黨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

經筵日講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為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修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無口齋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齋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機警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為荊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  
與諸將皆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  
盡先故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息不償勞軍  
欲為變蔡時年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  
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張公虛名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  
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  
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  
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別有清流  
擬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慙愧華山雲及還又  
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  
谿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

優禮詞臣

韋綬在翰林德宗嘗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值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

宋學士王珪召對藥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



詩曾陪藻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入直官供  
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緞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  
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  
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護衣

余觀漢唐宋之隆禮儒臣若此德宗不過一卓主耳  
其君臣相接之情猶可仰見近日經筵學不歲不  
得一面可為寄慨

### 優孟歌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心縣人  
也費補之曰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不不同云  
病甚臨卒時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  
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  
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  
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  
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  
稷功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



潘卿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不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于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聰者安得不感動也

甬川厚弟

鄞張甬川文定公邦竒之父也文定為學憲時其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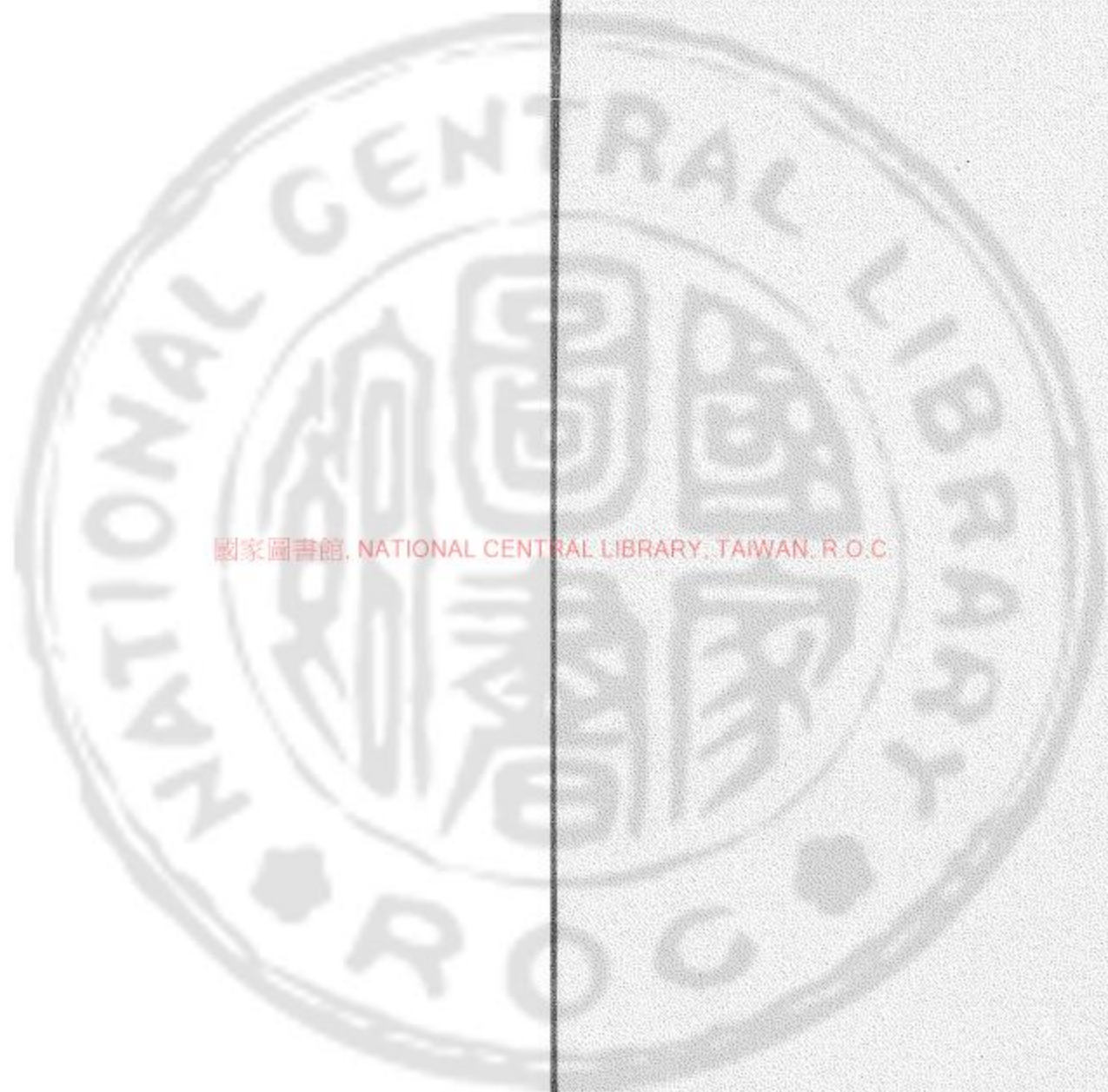
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買之倍其價將重構告于翁翁潛然淚下嘆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乎文定亦悟惻然對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起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兒知之但還彼券而已翁之孝友如此宜其篤生文定也余見近日一士大夫亦買其叔之屋值拆卸時叔已亡其孀尚擁衾泣瓦已落而露處矣孀悲號而出鄰人俱為感傷以此觀之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



利中奇禍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壘  
斷之徒而尤之居積取盈笑入骨髓不數年稱高貴  
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于官刑罄其所  
有席捲而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  
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  
居惟荒祠一區群盜乃舫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  
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踪跡不虞舟人截纜以去揚  
帆拔舵飄然長往矣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餒  
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  
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終也義外之  
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悲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林玉畫補入卷之十七

十九

六十一



武林玉露補卷之十八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偉廉甫甫校

異才難得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  
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  
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  
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  
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



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  
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  
規為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  
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君子有三惜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演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  
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間過二可惜也此  
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節婦詩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  
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日未  
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牕獨對東風樹歲歲  
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若語可泣鬼神

富貴驕人之誦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夢兒官樣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謙受益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以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以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者一生之能事  
畢矣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  
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  
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蘓沈



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 智囊

秦檜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檜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檜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丘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為國攄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 慈不掌兵

諺云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唯慈掌兵唯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 盛極者立見衰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 鬼神不可欺



江東有太守其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 須留一寸地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 三字符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禪說可治心疾

昔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佗條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惟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

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于水火不交何以故九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



鶴林玉露補 卷之十八  
始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  
生可上交于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  
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  
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  
可以下交于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  
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  
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  
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  
可也

毋為身後計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  
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隴人言疑  
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如鈇鉞塚間矣不  
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  
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轂之  
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躁妄失言之戒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  
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  
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  
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  
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 三不職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  
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  
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  
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  
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  
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為上  
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 因言可以知人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  
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



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錫寶鑑而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司馬溫公像贊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詣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  
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  
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太加稱賞以為數  
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  
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中貴有才術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嚴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  
瑜為司寇王恭毅公傑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  
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  
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嘲失職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  
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  
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  
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倭國風景對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  
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荅曰國比  
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  
簞新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  
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賞之

削髮除煩惱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  
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  
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  
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漢高祖多飲二爵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  
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  
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  
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  
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昭君曲

奉詔事和親從容出禁宸緣知平國難猶勝奉君身  
此山陰高貴明璧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

趙與票事元

胡元以夷狄入主中國此天地古今之一大變也使  
天下之士苟有懷夷齊之心者則將甘心窮餓不食  
其祿而沒世况為宋之宗室者乎趙與票者以宗室  
為鄂州教授伯顏渡江詣軍門上書陳不嗜殺人可  
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及伯顏入朝世祖問宋宗室  
之賢者首以與票對召至京師幅巾深衣以見言宋  
亡之故由誤用權奸辭旨激切世祖念之命為侍制



吁宋亡無商紂之惡元興無周武之仁或者援微子而律與票謬矣罪與漢劉歆同科

### 戒子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為忠臣然先生之孝人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洪武初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先生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後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愚庵正學復草疏將伏闕下訴之而愚庵沒于京師吁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予於正學先生深有感焉

### 文武豈有種

唐來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吁如敬宗奸邪而其孫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 吊朱張詩

元朱清張瑄以通海運功致位萬戶世祖寵之詔賜鈔印令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於京有僧以詩吊之曰既有胎兮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渡渡燕

子飛

### 釣臺詩

古田張志道學士有題嚴陵釣臺詩云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魯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天回御榻星辰動人去空臺山水清我欲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張之意蓋以鴻飛冥冥弋人何求名迹俱遠斯可也於結句見之

### 指天畫地

陸賈新語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修聖人之道極



經義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指天畫地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吁此言道盡索隱行怪者之情狀學務口耳者觀此亦可以自愧矣

勞心勞力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勵勗劬勉高祖曰朕兒傍有心卿兒傍有力答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此見周文紀開顏錄然亦善于應對者也

通家

今人稱故舊為通家按三國魏夏侯霸之入蜀邀夏侯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卒與李豐之難子元司馬師字也子上司馬昭字也通家二字始見此

天唵塔詩

處州府城南十里有天唵塔宋祝頽題詩云山頂浮圖壓巨鼇野僧平日謾心勞時人欲識天公意萬事



寧容險處高斯言也其為好險營身者設歟

### 鄉里輕重愛惡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慙此為鄉里之重  
輕也魯肅大散財貨得鄉里忻心何曾凌駕人物鄉  
里間疾之如讐此為鄉里之愛惡也吁君子顧自處  
何如耳

### 所見不逮所聞

唐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  
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輕挑

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落吳江冷之句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錄此以儆吾輩凡所構之辭  
章或未盡善不宜輕以示人取彼之侮戒之戒之

### 紀信詩

唐人題紀信墓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古塚卧  
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  
者姓名

### 俗語相反



世俗有着衣喫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喫衣着飯  
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  
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  
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適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  
自經然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  
谷之言非戲也真有所見

君子小人為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為學格物致  
知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心小人為學

記博而醜所以銜其才以聳動其上而陰欲得志以  
濟其奸邪如宋陳彭年儉壬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  
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踈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  
上耳道山清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  
陵允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  
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  
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念未幾執  
政吁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



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為其才所惑也

###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為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為韻令賦

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搖溪脚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為傳家大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歎其人而厚贈之

### 王葆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踈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于求益者



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為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于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之氣象也

本朝不立宰相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朝廷總之

祖訓有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 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其空前出將入相不知何以用入相字



鶴林玉露補卷十九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薦甫甫校

為將三忘

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  
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此為將之三忘也當導之  
入保不戰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示弱制強意  
和戰無定議

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能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  
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于為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  
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  
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

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于朝使總兵  
于外而又使之不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  
身以退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吁豈終濟哉

### 選將相貌

李勣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  
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亦是

### 公相媪相

蔡京童貫內外相倚為奸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媪相

### 著女論語



唐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潔素不願歸人歆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齋為姒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此女中之英世難並得

### 暮夜辭幸

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

官徃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

### 首重中書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于敗亡而不知特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若言定官制無逾于我祖之聖斷

### 奏革官妓

國初于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宿商賈



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妓樓  
詠歌侑酒以謀斯頌之惟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  
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纍纍懸于窓櫺竟日誼叟政  
多廢弛自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有  
律耳初則特貌而藐法紀者有之今也則不然

### 椁木漫葬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為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  
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盡后宮之女以殉埋葬墳  
土未乾而國丘虛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  
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  
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  
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  
髮漆畢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  
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  
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  
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費以殉  
何益更以人為從者不明之甚也痛哉

### 天子節儉



嘗謂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僊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為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恬不知警可恠哉

### 非其所藏

魏文侯御廩灾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終不弔而入賀文侯問之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之四海之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櫃天灾此儕不亦善乎文侯喜之曰善今人則不敢言

### 賈相打量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調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弄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戴帛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評論得極有深味

### 獻籠燈錦



文彥博入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為彥博父  
洎門客貴妃認彥博為伯父又欲士大夫為助於是  
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  
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為錦紋又為  
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  
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  
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  
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

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為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  
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  
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任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  
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  
介拜跡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  
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  
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 香炬錦茵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  
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  
一掩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  
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問  
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  
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  
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  
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默然不  
樂鄭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  
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兵不可廢

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馬不善用之則為旣是故怒  
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  
下雖然無事而好玩弄亦所不宜

長生軍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  
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  
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



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  
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惑乎行伍  
之日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  
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  
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  
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為常  
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  
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  
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  
不至今日之甚也

### 上稱好官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  
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歛輿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於  
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  
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  
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



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  
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司持憲公廉不畏  
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  
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  
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  
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  
選對 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于所以培  
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滑稽而諫

有人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與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於墻壁者朝廷見之勅教坊  
司參究其意來說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  
頂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斷橋皆過不得後法網從寬  
亦滑稽而諫者

不可廢刑

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成湯有南巢之  
伐故教皆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損于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所謂刑罰者王政之始安可廢耶



百金求履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

殺二賢士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畊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顧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畊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為君乎是以誅也國初立法褻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九齡先覺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襁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



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設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 總轄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

### 網巾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詔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 警戒諛說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 父母尊嚴

易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趙氏曰父



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君焉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  
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地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  
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  
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母不賢而子則賢

朱子註載馳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  
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慶源輔  
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  
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  
哉亦自強于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  
不能污邪世不能亂也

子死不憂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  
識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  
吾何憂焉與得之不得有命存焉意相合

積財必破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黃驚其言自是遇坦厚此論極是故錄之

父兄賢而子弟不賢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為集

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秉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身長七尺為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乃薦其御為大夫以其妻為侖婦其妻之言至理也晏嬰之薦以其能遷善也

婢承恩封

楊文戶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侍婢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今左右召其婢至則諸侖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侖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云

忠臣二女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二女獻以詩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



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  
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  
其妹有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娼媼  
淚垂玉筍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  
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  
阮郎曩立此法允獲罪之婦女或入官為奴或發入  
教坊設或二女甘於淪落則朝三暮四未免有老大  
無依之悲矣

惠足以感人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  
也楚人有饋罇醪者楚莊王授之於河令將士迎流  
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  
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  
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盖有不費而惠者矣

民牧之喻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  
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不重厄也者幾希斯可為民牧之論

### 諱疾忌醫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腹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公而退走桓公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如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進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言而常患于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 戒無益之禱

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好呪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辯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即夫子曰丘之禱久矣之意吾儕當明此理可也



求名不如遠害

梁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進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法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飲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

磨堯堅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目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警矯名干譽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



咄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黎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宋魏揆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哉訾其好名則戲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息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人當始終如一方可

### 多營謀不如耕方寸

鞏豐世以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鞏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鞏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



王安石之事乎

盛極者衰之兆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  
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  
衰之地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為修身齊家之要道  
求仁而得仁斯為君子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  
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徐仲車  
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  
如此而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可也鄉人榮之  
父母敬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破愚孟子語曹交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  
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仲車訓諸生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  
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未之有也其言同意即所為自取之也



自脩其身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于心矣豈有二夫點檢他人晁以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貪必受害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獲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貪以死餌士貪以死祿凡言貪者廼喪身亡家之始

即古以鑑今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



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可否貴乎得宜

魯男子不納婺婦謂柳下惠姬不違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庵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十病當去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誡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利者禍之胎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吁今人但知利而不知害寧飽一時之慾焉顧后日之憂殊不知二字相關毫釐不爽迷而不悟者多矣可慨也夫



鶴林玉露補卷二十

武林謝天瑞起龍南輯

古虞謝偉蕪南甫校

百揆

唐虞百揆之職揆字最有深意政事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于一而下無廢事也

格君心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



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常人若此等心亦所當制

### 大臣擅權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既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足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 賭集翠裘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絕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此誠正人也



一言撤西殿

汪直新坐西殿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大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殿

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語不謬

時學時文時官

錢景謨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恠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官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吁殆時之變也



見子豈敢有鬚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對云老爹無鬚見子豈敢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諂媚至此君子可不時刻省察於斯焉

廉直

秦襄毅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

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贄嘉嘆良久詔

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德福

陳僖敏公鎰為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



簡易數年間兩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  
髯鬣呼為鬚子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  
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  
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  
者發願為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  
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  
以為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邊事  
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  
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 史官不輕

劉允濟為著作郎郎脩國史嘗謂史官善惡必書使  
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豈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此即循私矣安能秉筆耶

### 黃袍求善書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  
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  
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



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于穢德之  
貶者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  
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 譙黜

唐太宗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情帝厭之欲加譙  
黜魏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  
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  
益非乎無所損于政帝悅皆勞遣之

### 諫垣存稿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  
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  
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  
主于理而以至誠感之此一言足為臣子之則

### 面折二張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  
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允邕在陛  
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  
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福



將不測乃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

無書至京

宋唐介為御史以言事謫潭州倅改知復州未至召  
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  
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避如前  
比之富弼前為人所中傷及再入相多顧慮少所建  
明不同噫始終不易所守者代不多見

官邪賂彰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于汎濫自秦王伯顏  
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  
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  
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  
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豈不信夫今之時殆尤甚焉

監司濫惡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  
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



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  
賊汚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鼓  
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  
多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為  
詩嘲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  
得天下鬧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 討錢名目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  
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  
官貪吏汚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為何物  
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叅曰拜見錢無事白  
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  
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  
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  
職近曰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可慨哉

### 守宰數易

漢光武建武六年秋九月晦日食執金吾朱綬上疏  
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  
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  
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斯言固近理而明主能納之亦盛事也

### 一錢太守

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叔能叅政過廟下賦詩曰劉  
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  
也學先生擇大錢誠廉守也孰能效之

### 醫國

鴟冠子記龐煥曰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  
秦申鹿醫郢厚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  
霸今徒能病國而不能醫國悲夫

### 美物難致賢人難達

天地之性人為貴蝗虫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  
達關下然而蝗虫為灾麒麟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  
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燕飛輕於鳳凰兔走



疾於麒麟蛙躍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  
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身為國謀因為王  
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其進  
銳者其退速

奇士能脫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  
囚虜自期必免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  
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見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奇博辯之士能自解脫

詐高有才

自周衰以來世有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為高  
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  
為詐故伯比之間隋也遺其禍于數年之後喜怒輕  
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  
于屢請之時

盡是面諛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



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欲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材欲得知間有其人恐未能達耳雖念及無益也

### 三空之危

漢桓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威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農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良可惜哉

### 秦有十失

漢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注一羞文字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于胸九喜虛譽十蒙實旤凡此十失一不可染戒之哉

### 不懼可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

### 顏相公無權

唐韋澳第進士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顏相公無權墀愕曰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

### 不可相侵

楊顥為丞相簿亮嘗自校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奴執畊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行私業無曠自可高枕一旦盡欲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亮謝之



寫書風流

卽基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在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况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不接異色人

當官不接異色人氣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于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  
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聰明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  
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  
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  
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  
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樹人

趙簡子諭楊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  
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  
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蔭  
也又賈島訕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譏其後  
之得刺也



謝失舉

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道主而令朝廷忻悅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効舉主

晉崔洪良伯薦郤詵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詵還奏我是彎弓自射也詵聞曰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喜曰可賀我矣  
崔侯為國舉才我唯法是視洪聞重之

已不能定而以人言

武王問于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王曰善

上山見虎

齊景公出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



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斯可為善應對者矣

### 蛇虎為害

宋韓公為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化蛇虎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乎今之為政者行苛法以擾民則身為蛇虎矣哀哉

### 收用豪傑

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為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為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為秦用晉不能用王猛而猛為符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為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曰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祗安在武后覽



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帶盡黃金  
甲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為盜號衝天大將軍卒  
陷長安凡有大材知者不宜置閑散之地正為此也

### 網羅豪傑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昊亦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  
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  
略西鄙意有雪詩云戰罷王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

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  
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攜之市而  
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  
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  
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  
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  
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吳南走越矣觀秦此  
舉却於韓范加一等矣淳祐之二年朝廷以京學遊  
士捭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昊其人



至心仁厚意防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衆  
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  
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于法度之外也

辭邑

曾子衣敝衣以畊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  
衣曾子反復不受使者曰非先生有求于人人則獻  
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鶴林玉露補卷二十一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廣甫甫校

君子不更名

鷓峰子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况父既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sub>不</sub>以為踈於禮者告<sub>邪</sub>



天下無全美

鷓峰子曰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可見天下事無兼美以警人毋責備之意

小智不能保身

鷓峰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血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遠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之所蹈者幾希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韜真是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使學者俵俵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乎妄者以虛辭歧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埋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感事寓言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此可為驟富貴驕人之戒盍反而思之

觀人有九德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



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善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于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及小入不然則進已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而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于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動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蓄穉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當知而勉之聽言可以知人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勵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會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



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  
事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士窮見節義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  
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于憂患者終于逸  
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甘而苦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吝吉苦而甘也婦  
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為德  
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于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為飲食之人乎

盡其在我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  
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銜露之戒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  
耻躬之不逮也



才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豈不有楚材而晉用者有虞愚而秦智者有優乎趙孟不可乎滕薛者有位至丞相損於治郡而器堪社稷困于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之難也用遺其全之難也堅於立或脆於行參於為或難於受完於應或瑕於守簡弗任繁而勝繁者或惡簡小稀當鉅而期鉅者常略小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信夫

言當中節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訶鐘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然好言生事者亦所當戒

嗜利必至害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



也將覆不又矣行未十步聞譴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以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兩海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 回此良心

或問迂夫曰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然若夫回心則庶幾善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磐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 儉約可以延年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况於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



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命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命長矣

### 飲食當節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五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人生以資口腹媮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媮慾多媮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以省口腹必先節媮慾若能節媮慾即可省口腹此安身延

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 受用當省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若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



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  
得此故欲與人共之

### 大材晚成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嚼  
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  
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一百里褫鞍  
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  
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  
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食泉攬轡不安踴躍疾

驟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夫猶是已是在識而  
用之者何如爾

### 知苦可以立身

苦說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  
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居其一酸醎之  
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  
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唯人之情亦然其為  
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善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澹水齧蘗絕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善之義其盡于是乎

### 孝即是學

楊慈湖為樂平有訓學文云按古學字為孝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為孝音又為學音者于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



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  
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  
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生刑自反而作  
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故百行以孝悌先  
自衛必受其殃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于自  
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鶉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  
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耳夜蛾  
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  
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用人不可不審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  
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藍蛇有毒尾却  
解毒當婦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  
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痿蝕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  
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益



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蘆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係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 君子無常師

有一字之師有一句之師有終身之師凡可以通達時宜有裨日用者雖一語一默之間苟能資之以有成即我師矣何常之有

### 知足之論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門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才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庸人碌碌而昧此者多矣

###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古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園丐性命于臣妾丐宗廟而不耻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矐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矐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相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 知命之論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心平心不如忘情喏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  
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  
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  
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抵自深枝幹自茂如  
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

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  
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  
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  
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狗紛惡之風以至于  
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  
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 姚崇口訣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  
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  
多害聲繁則淫音稀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  
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  
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  
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  
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 儉說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  
詩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  
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 銅臭甚于糞褐

有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  
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  
友生應曰糞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  
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  
有適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蓬萊勝鼓吹吾視糞  
褐愈于世之朱紫遠矣



利害之分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后世有權酷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

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閭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衛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啓之邪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邪

鄙夫惜死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先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



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御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寃祈命夫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夫也

### 嘲沙門

文士傳曰康據嘲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息下失夫婦

之足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此言雖戲誠有理也

###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故餘干令因冢馬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



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 自警銘

張懿簡公鵬為理漕都御史時作自警銘書于淮陰行臺其銘云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庶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必培爾爾忍欺天天恐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棄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 詩諫

孟蜀後主於羅城上多種芙蓉每至秋時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張立作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若立者可謂能以詩諫者也

鵲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一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二

武林謝天瑞起龍甫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蕭愨公之墓邀馬鶴臆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舶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詩吾為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臆遂賦唐律云畫舫



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靜無埃一雙鷓鴣忽飛下千  
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  
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  
無此客來水仙當為洗塵埃蘓公殘標千行在王母  
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  
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澆松而還翌  
日鶴臆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  
衍每吟咏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携以隨鶴臆  
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即動鶴臆問仙何名即書云

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臆曰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  
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跌寶座西  
方大佛文六金身鶴臆與雪村方驚愕箕運如飛復  
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  
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即去排雲叫閭闔妾  
今行雨在陽臺秉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  
後書云錢塘蘓小小敬和鶴臆先生疇昔河橋首唱  
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  
小真才鬼耶作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



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于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吁此可為后世奸回之鑑也

###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

翌早獲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 九字梅花歌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悔獨卧寒屋角踈影橫斜暗上書牕敲半枯半活幾箇橛菩蘂欲開朱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竒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峰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馬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



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為梅花百韻詩者示之  
中峯一覽走筆亦成百首海粟猶未為然復書此詩  
求和海粟颯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  
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予以為四皓人品不能逾子  
房子陵意見不肯為寇鄧

長相思詞

林和靜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  
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  
高峯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即意濃妾意濃  
油壁車輕即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伯可固  
詞客耳和靜亦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翀雲翰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  
以嘲之予每讀之不覺三復嗟嘆宜梓行其詞以為  
世訓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荆秋來尚芳柰牝鷄晨



語鶴鴿憔悴妖狐晝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  
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  
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同猶然况一鄉家有婦人豈無  
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剗腸樹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  
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章

###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紜不靖為海紅花莫知其取  
意也嘗見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煖  
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裡好似徐熙帶  
雪枝蓋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為玉茗深鄰  
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于此但俗語則不知  
其所自焉

### 入耳賦

麗水孫薪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  
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為大學舊遊  
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  
黃約以勸農日會于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  
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



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  
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真意于薪薪叱曰謹  
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賊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  
有李若朴者夢薪赴赤松觀管轄召里人亦云夢幘  
幘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無

###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  
陳氏二女並為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  
長女不為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污  
後有責之者曰若獨不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  
之曰難難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  
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辭艷曲所謂使人聞  
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  
詞四闕不過模寫予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  
他詞曲猶為彼善于此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其一  
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



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  
濃粧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  
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  
聲嘹唳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  
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鈎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  
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  
蕩飄動桂枝香雷峰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  
湖水清江潮漲天邊斜月新鴈兩三行其四云彤雲  
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灑長空梅稍凍雪

若傷豈常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第七頁 誤訂於十七頁之間

先六卷

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安苟且通小  
當志乎遠大之事勿欣戚于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  
顧以七年之病而求艾于三年謂可一日之暴而寒  
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于



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  
濃粧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  
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  
聲嘹唳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  
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鈎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  
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鴛鴦藏金風  
蕩飄動桂枝香雷峰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  
湖水清江潮漲天邊斜月新鴈兩三行其四云彤雲  
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灑長空梅稍凍雪  
若傷豈常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自警箴

予抗鄭卓菴先生瑤夫著自警箴云勿自足自足自  
畫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氣惰勿玩物玩物  
志溺勿為詭異以沽虛名勿恤細行以累大德勿親  
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安苟於近小  
當志乎遠大之事勿欣戚于窮通當盡其在己之實  
顧以七年之病而求艾于三年謂可一日之暴而寒  
之以十日聖學邈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于



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李常抵荆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必能為助而抵之乃力于他人荆公嘗遣子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存益堅士論以此歸之嗚呼今之人莫知爵位之自貪首領之當保阿諛諂佞無所不至安能以大義存心也哉

君子貴知機

君子不幸而知于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于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于董卓楊氏之于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學書之難

墨薺云鍾繇教其子也學書須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窮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妙吁



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輒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矣哉

### 惡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字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曾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為天子復何尊乎帝意復解吁以太宗之賢而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也如此通鑑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之語過美而失實矣

### 款段逐驥

六朝文人理乏氣衰華浮于實較之兩漢遠甚况先秦乎然其人亦博學多聞措辭可觀近日好奇之士以為易及徃徃習其步驟率皆亂道不能成章宋長編云陳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不成步驟予於學六朝文者亦云

### 善忘人



唐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敬宗曰  
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呀以  
敬宗之才而忽畧人如此宜乎不能保其令終也

### 訓子格言

北魏高恭之死其妻謂諸子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見  
汝父一日不讀書呀此婦人有見之言也為丈夫一  
陟仕進之途遂忘其為學豈不謬哉

### 文章關世變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  
建文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  
誦一篇孝廟諦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  
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  
代之文麓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嘆曰卿論得  
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 溫公存心

司馬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  
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詞隸書  
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



妨步則雜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  
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以予言  
之草妨步則迂其行不必雜也木礙冠則俯其首不  
必芟也則吾與物又何猜焉

詠儀秦相如

高太史季迪有詠儀秦一絕云二子全操六國權朝  
談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為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又詠藺相如一絕云危計難成五步間置君虎口幸  
全還世人莫笑三閭懦不勸懷王入武關二詩寓議  
論於吟詠之間求生于已死之地不可以尋常詩人  
目之也

唐高宗不能用賢

魏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  
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曰然則有餘恨乎  
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  
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  
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嘆彼  
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夫劉藏器年七十而不見用張



東之七十餘而始大用苟非狄仁傑之力薦是又一  
藏器也由是觀之唐之遺才多矣藩鎮之拒命也又  
何怪哉

### 西湖詩

禮部尚書毘陵朱公夢炎字仲雅過錢塘西湖一律  
云萬戶煙銷一境空水光山色畫圖中瑤樓燕子家  
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紫繡簾歌扇  
露春紅蘓公堤上垂楊柳尚想重來試玉驄又湯仲  
友一律云山色波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  
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鳥惱  
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卮  
二詩聲律相敵皆作家也

###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  
陳元方不為無助也觀其臨終敕帝禪之言治而不  
亂高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  
其治效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孟德分香賣履  
孫仲謀委托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火德悲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紫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紫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駐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紫鼻耶買住不敢仰視資倫後投江死紫鼻二字見此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脛大于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



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于此

###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敝不以首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 習俗所移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 黃堂

黃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緇素雜記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



堂見姑蘇志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  
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  
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  
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  
牘消簡因圈空虛今之邑宰間有能效此者即稱廉  
能實本諸章公焉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  
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  
也

耳邊風

諺云耳邊風按杜荀鶴題堯章寺閣上人院詩云百  
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用之亦不覺為俗  
耳

詩有規戒

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觀詩云君此卜行日高



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  
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此詩深有規戒  
之意與泛然送行專詠情景者遠矣

不為冥冥墮行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  
不為昭昭守節不為冥冥墮行故君子所為無不可  
對人言者其曖昧非理斷不存諸心行諸事自反而  
無愧焉

無美不知惡

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  
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

父忌辭燕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  
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  
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



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座右銘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云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斯游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肯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橐而往捆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





氏而又轉失其旨矣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三

武林謝天瑞起龍南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裴叔則讓居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  
樞踈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使兄住

龍津婦論嫡庶

順德龍津婦馮氏歐公池妻其夫嫡子也兩兄皆庶



舅欲厚嫡子馮請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無馮曰三子皆君舅所生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哉舅欣歎而從之

### 李審諸母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遺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荅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李母以一婦人乃能如是足為世法

### 卧牛衣

王章為諸生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由前觀之妻言良是由後觀之仲卿真丈夫哉

### 陳子仲妻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也於是夫妻逃去為人灌園此等見識尤稱卓  
絕

令狐附姓

令狐綯為相時以姓氏少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  
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為詩曰日  
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近世有素不識認  
者一旦聲勢可倚即以宗人自詫執分誼唯謹豈亦  
帶名諸胡耶

問民疾苦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所行皆鑿鑿垂  
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  
巡歷時嘗去驟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  
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不盡也今豈唯  
巡撫大吏無繇瞻望即墨綬之長擅作威福不啻萬  
里矣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令人觀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麩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此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自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鎮密故

都人于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為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歇日張一日

先輩憂喜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間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



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  
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  
釋矣先輩憂喜一條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為碩  
輔良有以哉

### 黃牛詞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此言  
上陵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為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  
行大遲二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觀太白詩更見古  
歌之妙

### 一錢

阮孚持一皂囊適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  
庶免羞澁子美囊中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  
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 詩瘦

子美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亦嘲子美云  
總為從前作詩苦兩人皆用崔浩事浩病起友人戲  
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以此見人有所用心貌  
未有能澤者孟東野詩志士髮白早亦此類也世之



酖顏綠髮目不知書者直闌牛豢豕耳

### 視肉撮囊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奇

### 賣文為活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魏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

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如此王元美亦當世博覽之士多受富家金盛為延譽亦是大病汪伯玉為人作墓銘新安人批駁翻刻以耻其事流傳人間能不覩然其人品又可知矣

### 作文溢美

杭城丁仕卿等之變始于編役不均逞市人一日之憤耳非揭竿攘臂敢與公家敵也世有龔渤海寧待其辭之畢哉張佳猷出營兵擒治之徒手就縛極其



慘傷佳胤復自陳功伐至屢朝廷飛魚金綺之賜殊  
覺欺妄王元美叙其平難功謂四戰皆捷生擒百五  
十人何其不根也今人作文其溢美之言大都類此

### 儒人師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薦帝師不為動李本魯紳時為國子祭  
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不舉  
觴字飲衆為之深然

### 脫憤投地

下廷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  
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憤  
耳卿乃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耶拂衣而去

### 聖漢左癖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人目之為漢聖杜預研精左傳  
人目之為左氏癖同一精一以稱聖一以稱癖

### 崔瞻父子

魏孝靜人日登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御  
座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



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  
咸曰今日之燕并為崔瞻父子

### 修史之失

蔡琰入胡為胡婦生子歸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  
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  
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悖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 初月詩

潮陽蘓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虧又一初姮娥底  
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是先天太極圖

###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葵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  
龍鳳花卉之狀則惟呼贊賞謂之油花卜

### 神會當禁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躡柳金陵三月間亦躡柳則  
樂戶為之隆慶二年盛舉歌妓雲集簫管沸騰極其  
絢麗聚觀者眾曹監子弟因而斃者數人自是嚴為  
之禁而今稍稍復起矣余辛丑見嘉興濮院三月三  
日有佑聖會吳江有五方賢聖會碎剪錦綺飾以金



玉窮極人間之巧靡費各數千金艤舟萬計男文咸  
集費且無美濮院則見覆一舟皆良家婦人呈諸醜  
態又有盲兒于田野間者吳江則寶帶橋欄一擁而  
踞者數十丈河屋房屋一擠而敗者數十楹有折肱  
者有斷足者有傷而不起者有全斃者夫神而無知  
會無為也神而有知必不忍疲民之財而貽民之害  
也且此不過一日耳目之娛耳省之而完官可以解  
督逋之擾省之而自贍可以足數日之食又况乎笑  
而往泣而歸生而往死而歸如嚮之適當其厄者哉  
余於其為風俗之蠹者有六一曰競奢二曰誨淫三  
曰招寇四曰起爭五曰廢時六曰失事地主聽之而  
莫之禁何也

霜天曉角詞

盛仲文闕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  
殊警策可以省憤憤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  
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  
筭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  
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



萬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如漆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  
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衣黃  
歌響舞行分艷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  
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笑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  
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坐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玄嘯杜南軒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烏坐僧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之語較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秦媼母訓

秦媼南鄭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爾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弟元珍叩頭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



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此二事最切中人情可為世法

### 成兄弟名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晏普二弟未顯欲成其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普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家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

今遺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田煇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耻越賢兄遂托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間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叔衣袋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欷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俯仰曰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蓋世有



許武之兄乃能成二弟之名世有叔都之弟乃能表  
賢兄之行兩人真杰士哉為之兄若弟者亦並稱難

### 辨尊孟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以孟荀同列已為不  
倫更以騶子淳于髡雜之誠何卑孟耶按史記有牽  
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  
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馬尊禮于世正以見碻碻  
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  
矣仁子反見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 班馬定論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  
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  
疑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  
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  
史漢者獨此語為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  
足以論班馬哉

### 王維逸句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畫慵開坐看蒼苔色  
欲上人衣來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兩雨晴門  
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  
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俱不載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  
暮若為看去亂鄒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  
物之妙李群王玉麟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  
方之為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樹遠凌風臺  
後周蘓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  
其丰神已收拾古今世系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又嫻文  
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有夜  
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  
啼夜月青燐螢螢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  
晚云遠寒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  
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即韋孝寬薛仁貴



何以過之

杜詩點字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修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佐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廣西盆境

桐鄉錢侍御夢得按廣西一年家過訪云廣西有天然盆景最佳此行當載入名園矣錢至訪之乃山中

石七每具可丈許有峯巒亭榭橋梁人物種種形象微加椎鑿儼然肖似蓋深山峻溜搏激而成錢因笑曰若此物可移西粵當無地毛矣近來中貴人採之以上供因思花石綱覆轍不覺撫然

舒公異徵

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為方外人未幾而天一日有徭者舉子視其背有紅文招知書者讀之則列弘志名并父母妻子之名氏甚的徭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其紅文撫為已子若非舒公



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其舉止與弘志初生時無二  
今已四歲矣舒令之出見錢侍御故歸而道其事

### 金盃辨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  
西京雜志金盃即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  
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于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  
怪盧克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把兒  
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  
綺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

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  
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  
見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  
冀有識者歎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姊崔  
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  
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 韋蘓州詩

韋蘓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間儵然  
在目荆公隣鷄生午寂芳草美秋妍語雖出韋然亦



工絕矣

趙風子誚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劔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宦監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減至為盜賊所指可為嘆息

陵峯采藥詩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間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寂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

託譏世情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為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



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王浚論神在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謂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鶴林玉露補卷之二十四

武林謝天瑞起龍南輯  
古虞謝 偉廉甫甫校

清介

予先叔都水公尹武進時清介自持皎然冰立或諷  
之曰年少途遠銳于立名耶公應之曰纔說要人道  
好便非不為不欲之本心

實體之學

都水公曰吾得交于百山車先生而知守道反已四



字得屬于義河李先生而知學為吾心本體一語自  
淪落以來看得義命二字更親切是以一切窮通毀  
譽俱可付之澹如也

諫得天祐

予叔祖侍御公瑜彈劾不避權貴時武定侯郭勛禮  
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許瓚左都御史党以平方柄  
用公以四函劾之

肅皇帝震怒謂這厮專一詆毀大臣方欲執筆降旨  
而雷大震碎擊天柱次日遂得溫旨

土木奇節

土木之變余高祖諱澤者以通政出守居庸携一蒼  
頭由吉往及關破通政公不屈死之時虜甚猖獗橫  
屍十百里由吉負公屍以行望虜騎至則抱公卧而  
覆以他屍虜虞有匿者見輒以戟刺之幾為所中者  
屢矣匍匐三晝夜始達我軍公屍得以歸後公贈亞  
卿誥封六代優卹子孫長子弁官膳部正及由吉率  
附葬墓左春秋陪公祀云項襄毅公以隨駕陷于邊  
隅善一胡婦 胡婦曰君欲歸乎公曰然胡婦曰



吾頗習途徑君往吾與俱因戒餼糧同公潛行行且強半胡婦曰此去邊關尚四日程度吾所費糧不足供兩人往與俱斃耳且此去游騎少而易達因授公糧遂自刎死公忍痛獨行甫抵關而枵腹者一日矣至今項氏亦祀胡婦于家廟中夫一胡婦耳捐軀不顧而脫囊穀于難何其烈也以由吉非所稱小人者哉出萬死一生而歸故主之骸骨于要荒外古之義士何遜焉宜兩家至今血祀之不絕也

### 老僧祝廉

都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叩佛曰吾聞二百餘年以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如是令而忍其以誣去耶遍呼寺僧號于佛前此亦一奇事

### 謝母脫簪珥

余高王母李于歸時高王父兄弟四人俱亡恙未幾伯以縣逋繫獄歲除將集宴李問曰何不見伯氏也因告以故李曰歲云暮矣而不能脫兄于獄何顏稱丈夫子為問所逋幾何遂盡脫簪珥白高王父亟出



之高王父曰需新歲將無為新婦容耶李取而蹂踐之誓不為飾伯因是得放歸李治家整肅母令私蓄子孫四十餘人共爨而食壽九十七沒之日揭陽公四歲都水公亦在懷抱間後相繼登進士人咸謂高王母之餘慶云

### 登泰山詩

余從祖密庵公登泰山絕頂題詩其上曰志欲小天  
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外猶見白雲還公嫺于文  
學精天文我

太祖時以明經特舉進士為僉憲于閩

成祖登極數以封章諫之

成祖雖震怒卒以忠直免罪賜歸與唐肅齊名時稱  
會稽二肅載在一統志中

### 登峨眉山詩

蜀之峨眉山人相傳謂登者輒阻風雨不能陟其  
巔余叔祖侍御公按蜀登其絕頂天朗氣清不復知  
世上有塵澗也勒詩其上云峨眉之高甲天下第一  
峰頭一振衣雲海雪山虛玉宇碧霄涼露看鳥飛蜀



人至今傳誦之

將昌大者必有所遺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嗚呼能神而明之安往不利豈但昌大而巳哉

始終不易所守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故曰巧為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巳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澍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闕于足上下有分不可相悖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鶴林玉露補 卷之十四 五  
三十七  
貴以賤為本

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燠死松柏獨存水浮萬物生所留止饑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舟楫不遊絕江海智莫大于闢疑行莫大于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廉賞不信忽忽之謀不可為也陽陽之心不可長也

律身大要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智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于早慮不窮在于早預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于冥冥謀于未形聰者聽于無聲慮者戒于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聊舉數端以為趨避之分苟能遵之則律身之大要至矣盡矣若此豈不為一吉人耶



務本遂末則寡過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辨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投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此數者吾人盡用力於斯焉

易地不如遷善

臯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臯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臯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則善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有旨哉今人雖易地而不能改其迷亦何益焉故曰不如遷善

謹言慎行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于已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言不信夫



言為百行之首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信曲為直物必以其類及教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之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君子不貴之也可不慎歟

毋忘其本

攀枝無忘其根受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審心思于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知止不殆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慾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士能行此三者則國必強而家必昌身不辱矣

巧不如拙

昔人云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君子不羞學與問



管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今人間有讀教行書即自滿足以問難為耻致令識之不博學之不廣惜哉

毀譽出于愛憎之口

彌子瑕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亡其口味及

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噫今之人大都類此殆有甚焉在乎自處者知機庶幾免此弊耳

小大不兼該

甘戊使于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為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長短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駉駉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魯不如小狸干將雖利名聞天



崔林玉露補 卷之三十四  
下匠以治木不如斧斤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  
子若乃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之蒙蒙無異未視  
之狗耳是故成大業者不諳小術負重名者不拘小  
節斯之喻乎

### 智者亦有壽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  
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  
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  
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 臨患當警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覆之患不臨于深淵  
何以知沒溺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  
累于人

### 自足三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  
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



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已年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吾何憂也吁此知命之士也非獨三者之可樂其寓物適情無求無欲安往而非樂境耶

### 度量當審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席畜聚有數車噐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

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 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 王者貴天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噫王以民為天吾氓以方寸為天能守而勿失則安往而不利哉

禮義生于富足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學可以益才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草木乘于時

昧行不如炳燭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



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 安貧之難

子思居于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假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假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 不驕為有功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趙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 德出而福反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圖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大絃急者小絃絕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銜者非千里御也者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歟

不可無操守

魏文侯見段干木力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吁欲依附于人而欲人敬之其難



矣乎

善達生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薄福過災生逆境者動輒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佑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閻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儉為萬化之柄

今嘗論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閥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會不如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為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返僂僂而步有深慚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僂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夫



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  
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  
庇其蓬室若廣廈之廡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  
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  
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恒也哉

巧者拙之役

能者歌不能者聽之能者舞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  
者辨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  
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

貴。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  
德不虛守貧有所情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  
委棄

君子貴知微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眼一少挫足一少偏心一少惑  
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  
嗚呼此君子貴乎知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